

## 概念史八論

### ——一門顯學的理论與實踐及其爭議與影響

方 維 規<sup>\*</sup>

摘 要

德國概念史是當代較多受到國際學界推崇和借鑑的少數德國人文科學方法之一，尤其是科塞雷克的概念史模式在國際上受到不少學者的關注。概念史的重要性在於其擺脫了二十世紀諸多著名學派和理論的束縛，依託不同的歷史材料來考析概念語義的知識結構及其變化軌跡。這一歷史語義研究的著名範式在國際化過程中，不僅在方法上顯示出其獨特魅力，啟發了不少概念史課題，也在不斷適應不同地域歷史文化的研究取向。將德國概念史放在其產生和發展的具體語境中進行考察，較為系統地探討其理論設想、具體實踐、發展變化以及圍繞概念史所發生的學術論爭，自然有助於更好地認識概念史方法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概念史與社會史的關係，最能體現這一研究方法的特色。而話語史和隱喻學與它頡頏爭衡的歷史，不僅讓人看到各種研究模式的學術旨趣和不同凡響之處，也更彰顯出概念史的知識和認識潛力。隨著概念史的逐漸國際化，方法爭論中的許多疑難問題也越來越

---

<sup>\*</sup> 作者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

顯示出其迫切性。

關鍵字：概念史理論與實踐、概念史與社會史、概念史與話語史、概念史與隱喻學、概念史的國際影響

# **Eight Discussions of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 Renowne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as well as the Debates Occasioned by It,  
and Their Impact

Fang Wei-gui

## Abstract

The German history of concepts or “Begriffsgeschichte” constitutes one of the few contributions owed to German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the humanities (Geisteswissenschaften) that noteworthy scholars highly regarded internationally. In many respects it is considered an exemplary achievement. It is especially the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developed by Koselleck that has receiv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of experts around the globe. This model owes its relevance to its development, in the course of which it freed itself from an indebtedness to the primary schools of thought and theories of the 20th century. It prefers instead to let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research material direct its concrete way of the proceeding and focuses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emantics of concepts that structure knowledge, but also on their migrations, that is to say the transfer of concept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is well-known paradigm

of historical semantics has not only revealed its remarkable attractiveness as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but it has also triggered a number of research projects dedicated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It has shown itself capable of permanent adaptation to different research orientations and their distinct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In order to att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tential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that characterize the method particular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it is useful to present German history of concepts in the concrete contexts of its origin and initial development, and to outline its 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concrete practices fairly systematically, while exploring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es it underwent as well as the debates they triggered.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history and history of concepts can recognize the latter approach in the best way. Moreover, the history of its competition and controversy with discourse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metaphors that allow us, to recognize the scientific aims of these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elucidate the potential knowledge and epistemological potential of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in this way only the better. It is in the wake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however, that all of the problems discussed in the methodology-centered debates have increasingly revealed their urgency.

Keyword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history of concepts and social history, history of concepts and discourse history, history of concepts and history of metaphors, international impact of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 概念史八論

### ——一門顯學的理论與實踐及其爭議與影響

方 維 規

#### 一、緒論

不僅概念可成爲歷史的索引，還有對概念的歷史研究。歷史批評方法出現以來，分析語言材料是實證研究的基本前提之一，或曰基礎研究。「歷史語義學」（德：Historische Semantik，英：Historical Semantics）探索文化表述尤其是語言表述的內涵及其變化的歷史性。作爲歷史研究的一個模式，它探究和闡釋特定時期之詞義生成和表達的文化、社會和政治前提條件。這個大概念下的各種研究模式，尤其是其中的「概念史」（德：Begriffsgeschichte，英：History of Concepts，亦即 Conceptual History），視語言分析爲理所當然的考證出發點，旨在勾稽原始資料中語言的歷史性，及其在歷史變遷中的作用和爲歷史變遷所做出的貢獻。概念史的著眼點，是具有關鍵意義的、濃縮的固定詞語，並以此爲依託去解讀其在特定語境中的概念化過程。這裡說的不是語言學中的歷史語義考證所探討的歷史變化；與詞源學不同，概念史主要不是詞語和概念的語言分析，而是在語言和概念介質中挖掘歷史。

作爲歷史語義研究的一個範式，概念史在德國的確立和深入探

討，領先於其他國家。賦予歷史概念非同一般的意義，發軔於十九世紀末的哲學史研究領域。這裡涉及「思想能夠創造歷史」這一認識前提，它在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哲學、尤其在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之後的德國哲學中獲得了中心位置。這種思想也極為深刻地主導了德國歷史主義及其長期影響，直至進入 1920 年代。<sup>1</sup> 在現代學科分類之前，許多「學科」都在哲學的統轄之下，哲學對史學的影響合情合理。然而，在所謂超越時代的思想中見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創造力，肯定削弱了考析不同時代概念變化的興趣。這就必然在方法上帶來傳統歷史主義與概念史問題意識之間的區別。

德國的相關研究，主要是研究團隊所從事的大型詞語概念史，其研究成果名曰「辭典」，其實是專業「百科全書」，收錄的「條目」為論文，且常常是長篇大論。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領銜的《歷史基本概念——德國政治和社會語言歷史辭典》（1972 / 1997），<sup>2</sup> 是歷史詞語概念史的代表作。它貫徹了科塞雷克對於語言之特定現代反思的認識旨趣，並成為概念史的一個範式。科氏概念史研究是 1945 年之後德國史學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工程之一；並且，它在德國和國際上啟發了一些在方法上有所變通的後繼課題。而堪稱人文學科辭書典範的《哲學歷史辭典》（1971-2007），<sup>3</sup> 雖然無出其右，但它所發展的哲學概念史研究方向，因缺乏一般社會、政治和精神的歷史觀照，在德語區之外幾乎未產生任何影響。這也緣於該著編撰期間在方法上的不斷變換。《哲學歷史辭典》之無可爭辯的成就，或許

<sup>1</sup> 參見邁內克的重要論著《新近歷史中國家利益至上原則的思想》：Friedrich Meinecke, *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München: R. Oldenbourg, 1924).

<sup>2</sup>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Hrsg.),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8 Bde.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2-1997).

<sup>3</sup> Joachim Ritter, Karlfried Gründer, Gottfried Gabriel (Hrsg.),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13 Bde. (Basel/Stuttgart: Schwabe, 1971-2007).

正在於編者從實用思考出發，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統一的理論和方法。因此，這一頗受青睞的工具書不像《歷史基本概念》對史學研究所產生的影響那樣，沒有在系統哲學上顯示出創新意義。

歷史語義學重構過去某個時代之思維和心態的歷史背景，以及時人的時代認知和解釋視域，這種追求與思想史相近。與之不同的是，歷史語義學更悉心於重構過去的交往形態。然而，各種研究模式對這個研究目標的追求程度是不同的。科塞雷克式的經典概念史，關注新穎之說，即一個概念在歷史上的顯著性，從而可以用來作為歷史變遷的表徵。在科氏看來，概念史能夠折射出社會史，同時也影響社會史的發展。寬泛的歷史語義學視角，更偏重概念的爭議程度和矛盾之處，在功能上辨析政治和社會交往語境中的設想、概念或論述，區別看待不同的言說者和政治環境，以及特定時代或時期的其他社會和歷史條件。<sup>4</sup>

為了克服對概念的孤立考析，歷史語義學竭力擴展研究的分析部分，從單個概念擴展至概念群、語義網路和含義論證。<sup>5</sup> 沒有或不只是沉澱於概念的社會知識，則通過對語義關係網絡、各種論證形式乃至慣常表達的話語史分析來呈現。<sup>6</sup> 從含義史的意義上說，歷史語義學不僅適合於詞語、概念、語言和話語研究，它也可以在廣義層面上用來探討形象、禮俗、習慣、表現（如表情和姿勢）等其他文化表達的含義嬗變。以語義為重點的歷史分析，著重探測某個時代或時

---

<sup>4</sup> 參見 Melvin Richter, “Conceptualizing the Contestable: ‘Begriffsgeschichte’ and Political Concepts,” in Gunter Scholtz (Hrsg.) *Die Interdisziplinarität der Begriffsgeschichte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Sonderheft)*, (Hamburg: Meiner, 2000), 135-143.

<sup>5</sup> 早期提倡「論證史」的言說，參見 Heiner Schultz, “Begriffsgeschichte und Argumentationsgeschichte,” in Reinhart Koselleck (Hrsg.), *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8), 67-74.

<sup>6</sup> 參見 Martin Wengeler, “Tiefensemantik – Argumentationsmuster – soziales Wissen: Erweiterung oder Abkehr von begriffsgeschichtlicher Forschung?,” in Ernst Müller (Hrsg.), *Begriffsgeschichte im Umbruch?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Sonderheft)*, (Hamburg: Meiner, 2005), 131。

期之交往空間中可表達和「可說的」東西。<sup>7</sup>它在這一點上與話語史 (History of Discourse) 有疊合之處，後者的分析方式尤其側重於辨析一個時代的「可說」規範；然而，作為一種非闡釋學的知識史，話語史對於語言的理解有所不同。

曾經長期受到思想史和術語史支配的德國概念史模式，承接狄爾泰 (Wilhelm Dilthey, 1833-1911) 的學生羅特哈克爾 (Erich Rothacker, 1888-1965) 以及伽達默爾 (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 的思想，似乎很難擺脫其精神史源流。而法國的科學史研究，則較早關注共時話語及其斷裂，關注其句法結構或符號關聯。從巴舍拉 (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岡吉雷姆 (Georges Canguilhem, 1904-1995) 到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0-1984) 的法式科學史方法，依託「概念譜系」來發展其認識論歷史研究。傅柯還強調概念對於認識形成的催化功能。並且，有些概念並沒有成為科塞雷克概念史所說的基本概念，卻在認識上同樣具有催化功能，比如「傳染」、「資訊」、「前景」、「反映」等。探討認識論之時進入視野的共時話語結構 (話語史)，往往忽略概念發展的歷時特徵。它能否與歷史語義學的歷時考察方法相結合呢？對於這個問題，學界還有爭議。

無論如何，概念史研究不能把話語分析看做不足為道的東西，後者確實也得到了新近概念史研究的高度重視。特別關注往昔時代的語言狀況，將之變成自己的研究對象，著眼於歷史語境的文化知識及其闡釋，在這些方面，上述研究模式之間有著諸多關聯。它們共同為二十世紀最後三十年與「語言論轉向」(Linguistic Turn) 密切相關的語言哲學和語言史的興盛做出了貢獻。

話語史而外，布盧門貝格 (Hans Blumenberg, 1920-1996) 的「隱喻學」在新近的概念史論辯中備受關注。需要解答的問題是：是否應當把隱喻史看作現有概念史的補充？或者，專注語言的隱喻性，

---

<sup>7</sup> 參見 Willibald Steinmetz, *Das Sagbare und das Machbare. Zum Wandel politischer Handlungsspielräume: England 1780-1867* (Stuttgart: Klett-Cotta, 1993).



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改變甚至推翻了「棄置」隱喻的經典概念史？迄今的研究表明，在所謂界定明確的概念中，也許還帶有原始隱喻的痕跡；原始隱喻所包含或不包含的涵義，能夠預先確定概念的發展。布氏隱喻學之複雜的符號理論，對概念史來說確實是頗為棘手的問題。可是隱喻學思考是一種建設性挑戰，為整個概念史增添了新的思路。本文的重點之一，是探究隱喻學所引發的爭論，尤其是從隱喻學推演出的概念史已經退潮之說。

有人提出「變革中的概念史？」<sup>8</sup>這一命題，其中的問號已經很能說明問題：既不認為概念史已經過時，也不認為概念史一如既往。其實，十多年來的一些研究成果，不僅深究概念史的（史學）說服力，亦從不同的理論和學科角度探討和評估相關問題。在伯德克（Hans Erich Bödeker, 1944-）主編的《概念史，話語史，隱喻史》中，文章作者（如書名所示）一方面繼續考察科塞雷克對概念史的理論認識，以及主要由布盧門貝格開闢的隱喻史；另一方面是話語史研究方法探討，辨析以普考克（John Pocock, 1924-）和斯金納（Quentin Skinner, 1940-）為代表的英美方法以及主要受傅柯歷史研究影響的法國模式。<sup>9</sup>不同的學科和學術興趣，乃至不同的概念史模式，必然帶來多元方法和考察視角。

概念史不斷得到國際認可，同時受到文化研究轉向的影響。諸多研究表明，文化研究不僅對概念史感興趣，它的研究對象和方法也能反作用於概念史。一種反目的論的意識日趨明顯，認為一切知識形態都是歷史的產物。有學者認為，文化研究視角在某種程度上挪移了概念史的整個考察層面：從科學轉向知識，從審美轉向藝術品，從理論轉向實踐和技藝，從詞語轉向其他媒介，從絕對隱喻轉向隱喻性思維

---

<sup>8</sup> Ernst Müller (Hrsg.), *Begriffsgeschichte im Umbruch?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Sonderheft)* (Hamburg: Meiner, 2005).

<sup>9</sup> 參見 Hans Erich Bödeker (Hrsg.),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2).

及其所指對象。概念史這個曾被看作人文科學和闡釋學的基礎研究，在十多年前開始轉向，它可被理解為人文科學的文化研究改建。在這一過程中，文化研究視角所關注的一個中心問題是，究竟如何闡釋語言與非語言、物質與含義、物與詞之間的界線。<sup>10</sup> 這裡需要提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目前人文科學的文化研究改建，是否和如何對歷史語義學或概念史的範疇和方法產生影響。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概念史研究對象的跨學科性質，以及經典概念史與隱喻學、話語史、認識論和語用學的關係。

關於概念史的理論問題及其相關思考，筆者曾經寫過幾篇文章。<sup>11</sup> 本文在早先思考的基礎上，進一步在具體歷史語境中探討概念史的基本理論及其來龍去脈、前因後果。近年來，這一研究方法，尤其是德國概念史研究，在東亞學界越來越受到相關學者的關注，而不少人對概念史的基本追求及其存在的問題似乎還未看透，對這一方法似乎還只停留於概念，停留於淺嘗輒止的滿足。一方面，實證研究固然是概念史的根本，對具體概念的考析確實取得了很大進展；另一方面，正是理論的貧困，使得有些實證研究要麼沒能看到可能的「陷

---

<sup>10</sup> 參見 Ernst Müller, "Einleitung: Bemerkungen zu einer Begriffsgeschichte aus kulturwissenschaftlicher Perspektive," in *Begriffsgeschichte im Umbruch?*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Sonderheft), 12-13.

<sup>11</sup> 方維規：〈歷史語義學與概念史——關於定義和方法以及相關問題的若干思考〉，收於馮天瑜等編：《語義的文化變遷》（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2-19（同文另收於鈴木貞美、劉建輝編：《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學芸史の総合的研究の継続的發展のために》，國際研究集會報告書第31集，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出版，2013年，頁63-67）；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談中國相關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新史學》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3-20；方維規：〈「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85-116。另參見方維規：〈序言〉，收於黃興濤：《「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1-10；方維規：〈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評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二十一世紀》第111期（2009年2月），頁101-108。

阱」而得出想當然的「實證」結論，要麼因為狹窄的目光而沒能看到本來可以延伸挖掘的東西。有鑑於此，本文試圖較為系統地介紹和闡釋概念史的理论設想、發展變化、相關語境、學術論爭以及不斷增長的跨學科意義。

筆者當然知道，即便「八論」也做不到面面俱到。作為影響深遠、迄今還在引發各種建設性思考的經典之作，科塞雷克主持的《歷史基本概念》及其概念史方案是這篇文章或明或暗的論述對象，也是討論相關問題的必要「背景」和比較材料。在論述隱喻學宣導和有人以此質疑概念史的部分，較多涉及東亞學人迄今知之不多的《哲學歷史辭典》。本文對相關論爭和不同觀點用筆較多，既為了讓人在批評者的質疑聲中見出概念史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也為了從反面進一步證明概念史的有效性。最後，本文還將簡要論述概念史的最新發展以及國際化所帶來的契機。

## 二、德國概念史的理论、實踐和特色

德國概念史既可承接哲學和歷史方向的早期辭書，<sup>12</sup>亦可借鑑1920、1930年代德國不同學科的概念研究。科塞雷克及其弟子所發展的概念史，將1930年代施勒辛格爾（Walter Schlesinger，1908-1984）的地域史和憲法史考察、尤其是歷史學家布魯納（Otto

---

<sup>12</sup> 參見奧義肯：《哲學術語歷史》（Rudolf Eucken,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schen Terminologie* (Leipzig: Veit & Comp, 1879)）；奧伊肯：《當代基本概念的歷史與評論》（Rudolf Eucken, *Geschichte und Kritik der Grundbegriffe der Gegenwart* (Leipzig: Veit & Comp, 1878)），第二版更名為《當代基本概念——歷史與評論修訂本》（Rudolf Eucken, *Die Grundbegriffe der Gegenwart. Historisch und kritisch entwickelt* (Leipzig: Veit & Comp, 1893)）。另參見艾斯勒編：《哲學概念與表述辭典》（Rudolf Eisler,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e und Ausdrücke* (Berlin: Mittler und Sohn, 1899)），三卷本更名為《哲學概念辭典——歷史考證修訂本》（Rudolf Eisler,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e. Historisch quellenmäßig bearbeitet*, 3 Bde. (Berlin: Mittler und Sohn, 1910)）。

Brunner, 1898-1982) 的著述視為社會史與概念史相結合的起始及其在科學史中的運用。其他學科的一些學術探討，也為後來的概念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例如羅特哈克爾的哲學論著，耶格爾（Werner Jäger, 1888-1961）的古典語文學，屈恩（Johannes Kühn, 生卒年不詳）的精神史考察，施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的法學研究和宗教史，特里爾（Jost Trier, 1894-1970）的語言學著述。<sup>13</sup> 在法國史學界，年鑑學派創始人費夫爾（Lucien Febvre, 1878-1956）自1930年起，在《經濟社會史年鑑》（*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的「詞彙專欄」中介紹新式關鍵詞與事物的含義史。該專欄還專門援引德國海德堡的文化史和語言史刊物《詞與物》（*Wörter und Sachen*）中的相關論說。<sup>14</sup> 而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研究，明確地將概念史與傳統的詞語史、思想史和事物史（*Sachgeschichte*）區分開來。

與早先的概念研究相比，新近的概念史研究首先見之於兩個學科。體現於十三卷本《哲學歷史辭典》（1971-2007）的哲學史研究方向，意旨在於「『診斷式地』檢視術語亂象的產生與『治療式地』指導當今的準確運用」。<sup>15</sup> 史學研究中的兩部名著，即八卷本《歷史基本概念——德國政治和社會語言歷史辭典》（1972-1997）和十五卷本

---

<sup>13</sup> 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 zu *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9, 9; Reinhart Koselleck, “Sozialgeschichte und Begriffsgeschichte” (1986), in ders.,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mit zwei Beiträgen von Ulrike Spee und Willibald Steinmetz sowie einem Nachwort zu Einleitungsfragmenten Reinhart Kosellecks von Carsten Dutt, (Frankfurt: Suhrkamp, 2006), 11.

<sup>14</sup> 參見 Lucien Febvre, “Les mots et les choses en histoire économique,” in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2 (1930) 6, 231-234。傅柯1966年引起極大反響的著作，書名亦借鑑了前人的說法：《詞與物：人類科學之考古》（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sup>15</sup> Georg Bollenbeck, *Bildung und Kultur. Glanz und Elend eines deutschen Deutungsmusters* (Frankfurt: Insel, 1994), 313.

《法國政治和社會基本概念工具書，1680-1820》（1985-2000），<sup>16</sup> 則拓展了歷史編纂學概念史方法。《歷史基本概念》不只根植於德國對於哲學概念和關鍵詞的早期研究，亦把關鍵詞視為「社會心理和精神史現象」；<sup>17</sup> 它更多或主要關注的是概念史的社會歷史維度，並已明顯見之於《歷史基本概念》的合作主編布魯納1939年的專著《疆域與統治》。他對政治基本概念之語義嬗變的興趣，來自考索中發現的問題，即字形相同的概念，比如“freiheit”（「自由」）、“nation”（「國家」、「民族」、「國族」）等概念，在中世紀和近現代文本中的含義是完全不同的。這是理解歷史時無法迴避的基本問題，因而需要根究歷史語義的變化。<sup>18</sup>

《歷史基本概念》研究方案的出發點是，在科塞雷科稱之為「鞍型期」的那個時代（約1750-1850），即歐洲從前現代（近代早期）走向現代的「過渡時期」，許多重要政治和社會概念發生了語義結構從舊到新的根本性變化。這個語義轉變時期有著諸多特有現象和變化：一些概念從其多樣性（複數）向單一性（單數）過渡，或曰「複合單數」，例如「歷史」概念從先前的「許多」歷史轉變為包括「歷史總和」和「歷史反思」的總括性概念。科氏在探討作為社會運動之「因素」的概念時，最初想到的是未來歷史的先行思想，也就是啟蒙運動

---

<sup>16</sup> Rolf Reichardt, Eberhardt Schmitt (Hrsg.), *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 1680-1820*, 15 Bde (München: R. Oldenbourg, 1985-2000).

<sup>17</sup> 參見 Wilhelm Bauer, “Das Schlagwort als sozialpsychologische und geistesgeschichtliche Erscheinung,”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22 (1920), 189-240。關於1945年之後的關鍵詞研究，參見 Werner Bahner, “Zum Charakter des Schlagwortes in Sprache und Gesellschaft,” in *Beiträge zur romanischen Philologie* 2 (1963), 139-149.

<sup>18</sup> 參見 Otto Brunner, *Land und Herrschaft. Grundfragen der territorial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Südostdeutschlands im Mittelalter* (Baden bei Wien: Rohrer, 1939), 132-143。布魯納對於歐洲中世紀研究的傑出貢獻是，極力不用現代概念，而是用中世紀特有的術語來把握和描述那個時代的政治社會結構。現代概念及其聯想，會在闡釋中世紀社會狀況時引發誤解。

以降許多概念的政治化，即與社會多元化相應的、廣義政治意涵上的針對性詞語運用；民主化，即許多概念之社會運用範圍的擴展；時代化，即濃縮於概念的特定期待和理想；可意識形態化，即概念可能成爲特定思想體系的組成部分。「四化」使概念獲得了決定人的觀念和行爲的潛能。<sup>19</sup>

科塞雷克式的概念史所呈現的問題意識，除了對研究方法的揚棄和發展、對歷史言說的準確勾稽、在概念闡釋中挖掘其內在意向，還拒絕所謂歷史觀念永恆不變的觀點，即脫離政治和社會語境的「永恆觀念」（諾夫喬伊：immutable ideas）。因此，這一方法論視角通過分析概念所依託的可變「經驗空間」（Erfahrungsraum）和「期待視野」（Erwartungshorizont），取代了傳統思想史對語義所採取的唯名論立場，即不假思索地將特定語境影響下的術語甚至當代術語嫁接於某種歷史狀況。查考「詞義的延續、變化或出新」，可以呈現「衍續的、重疊的、沉積的、新增的含義之深層結構」，以此展示社會史發展的表徵。<sup>20</sup> 正是解讀十九世紀德國史的時候常被引用的「不同時空的同時性」闡釋模式，讓人看到概念的重疊語義中聚合著不同時的經驗和期待，即科塞雷克所說：「不同時歷史的同時性，亦即同時歷史的不同時性集於一個概念」。<sup>21</sup>

儘管《歷史基本概念》在國際學界受到廣泛關注和讚譽，可是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證明了「概念史方法是社會史之不可或缺的條件」，<sup>22</sup> 也成了批評討論的對象，並在理論和方法層面上引發出新的思

<sup>19</sup> 參見方維規：〈「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89-94、100-104。

<sup>20</sup> 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 und Sozialgeschichte," in *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 25-28.

<sup>21</sup> Reinhart Koselleck, "Geschichte, Historie," i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Hrsg.),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 2 (Stuttgart: Klett-Cotta, Bd. 2, 1975), 595.

<sup>22</sup>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 und Sozialgeschichte," in *Historische*

考。一種批評聲音是，這部巨著中的不少文章之「從古到今」的鋪陳框架，以及名曰綜覽各種史料卻主要顧及經典思想家的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普通原始材料，忽略了政治日常用語。按照該辭書原訂規畫，原始資料的選擇包括三個層面：學者和知識界的辭書；向上觀照重要的經典文本；向下涉及接近日常生活的文本類型。<sup>23</sup> 可是最終結果是，原訂規畫中的「深入日常生活」，<sup>24</sup> 只見之於個別論述。

1985年開始編寫的《法國政治和社會基本概念工具書，1680-1820》，則著力把握法國「鞍型期」（約1680-1820），亦即從法國舊制度到復辟時期的政治和社會概念，主要關注走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對之產生影響並加速其發展的語言及語義變化，並努力在方法上拓展概念史與社會史相結合的歷史語義學維度。與《歷史基本概念》注重社會歷史事實相比，科塞雷克的學生賴夏特（Rolf Reichardt，1940-）等《工具書》編寫者依託知識社會學，強調不只是辨析、還要通過狀寫社會現實來揭示語言的普遍社會性；視語言為整合時代之社會知識的一個環節，且能指導人的行為。這種緣於知識社會學的立場，更為明確地顯示出社會歷史語義的研究方案。《工具書》的綱領性設想，不是把查考概念的初次出現和確立以及核心概念的準確定義放在首位，而是重點探索概念的社會傳播及其特定社會意義，即明晰勾勒語義要點的社會歷史輪廓。因此，《工具書》的概念史模式更為注重研究材料的來源，喜於把代表性系列書刊作為原始資料納入考索範圍，特別是辭書、百科全書、雜誌、報紙、年鑑、宗教手冊以及文學作品等，也就是直接指向概念的「現實基礎」，以展示群體語言運

---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 33.

<sup>23</sup> 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Richtlinien für das Lexikon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der Neuzeit,” in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11 (1967), 97.

<sup>24</sup> 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 i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Hrsg.),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 1,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2), XXIV.

用的歷史。<sup>25</sup> 這種方法是對斯金納及其信奉者所建立的語言慣例和語言行為理論的補充，並為概念的考察提供了更為注重歷史的途徑。<sup>26</sup>

概念史最初的認識意圖是，闡明特定詞語運用、詞語所代表的概念，以及用其他方法重構而出的政治和社會關係之間的時間斷層，重視「實際」歷史與時人所理解的歷史之間的「相符」或不符。<sup>27</sup> 科氏概念史以德語區的概念生成（間或涉及拉丁語、法語、英語等語言中的對應概念）為考索對象，勾稽和確認特定詞語最早獲得或吸收「鞍型期」以來特定含義的時機。在陳述一個概念的最初例證及其相關問題的最早說法的同時，尤其關注「創新之轉捩點和聯接點」。<sup>28</sup> 《歷史基本概念》著力揭示舊的詞義何時開始令人費解或者被人忘卻，現代的、我們熟知的詞義何時得以確立，以及這些語義變化當時或後來是否與「實際」歷史切合，或者是否成為後來「實際」歷史的先聲。這些現象與語義和社會之不同的變化速度有關，因此才有科塞雷克那時常被引用的觀點，即概念遷衍既是社會和歷史發展的「表徵」，也是推動變化和發展的「因素」。

### 三、科塞雷克的思考：概念史與社會史

自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起，概念史力圖與社會史平分秋色，雄心勃勃地想同社會史一起統攝其他史學門類，即把社會史和概

---

<sup>25</sup> 關於賴夏特等人主編的《法國政治和社會基本概念工具書，1680-1820》及其概念史方案，參見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談中國相關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收於黃興濤主編：《新史學》第3卷，頁9-10。

<sup>26</sup> 參見里克特（里希特）著，張智譯：《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85。

<sup>27</sup> 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 1, XIII-XXVII、XXIII.

<sup>28</sup> Reinhart Koselleck, "Vorwort," i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Hrsg.),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 7 (Stuttgart: Klett-Cotta, 1992), VI.



念史看作歷史研究的必要基點，並以此規畫其他史學方向。換言之，若不把科技社會史和科技概念史作為科技史的基礎，便不能真正把握科技史；從事醫學史、外交史、管理史等諸多史學研究同樣如此。社會史在那個時期還有著絕對優勢；歷史哲學家和科學理論家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理論反思和實踐所達到的高度，才使得概念史能與社會史平起平坐。這正是科塞雷克的志向所在，他曾強調指出：

〔社會史和概念史〕的理論依據有著普遍意義，可以延伸和運用於所有領域的社會史。哪種歷史不是必然與人際關係有關、與無論什麼樣的交往形式或者社會分層有關？於是，賦予歷史以社會史特徵及其不可辯駁的（近乎人類學的）永久效用，隱藏於一切歷史形態背後。哪種歷史在其凝結為歷史之前，不是先在概念中見出歷史？考析概念及其語言歷史，是認識歷史以及它同人類社會有關這一定義的最起碼條件。<sup>29</sup>

這些文字出自科氏重要論文《社會史與概念史》（1986）。1980年代中期，科塞雷克這位史學概念史的首席代表所見到的理論文獻和概念史狀況，自然有別於後來的情形。那是一個「『語言論轉向』的時代」。這裡的「語言論轉向」之說，並不見之於《社會史與概念史》的最初版本，它是修訂版本的新添文字，出現在作者去世以後出版的文集之中。<sup>30</sup>作者在該文末尾援引自己主編的《歷史語義學與概念史》（1978）「導論」中的說法，特別強調他的研究方法與編寫《歷史基本概念》的關係；他把這一方法歸結為「帶著社會歷史意圖的概念史考察」。<sup>31</sup>顯然，這與當時盛行的問題意識有關。《歷史基本概念》最初幾卷出版以後，科氏要在跨學科的層面上審視自己的概念史方

<sup>29</sup> Reinhart Koselleck, "Sozialgeschichte und Begriffsgeschichte" (1986), in ders.,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9.

<sup>30</sup> Reinhart Koselleck, "Sozialgeschichte und Begriffsgeschichte", 31.

<sup>31</sup> 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 zu *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 9.

法。因此，我們在《歷史語義學與概念史》中可以看到，他自己的文章和舒爾茨（Heiner Schultz）的《概念史與論證史》<sup>32</sup> 而外，還有不少歷史學家、社會學家、語言學家和哲學家的論文，共同探討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機遇和陷阱。因此，我們應當在特定語境中考察科塞雷克的某些觀點。何為影響科氏經驗和思想的因素？他的研究方法主要緣於哪些理論傳承？如何總結他的概念史成就以及可能的缺陷？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有助於理解科氏概念史接受狀況的基本特色，尤其是後來出現的新視角。

科塞雷克早在其教授資格論文中強調概念史的社會史功能。「語言中聚合著歷史經驗，或憑藉語言表達希冀」，概念史自然也帶著這種語言特性。這一認識前提完全可被看作概念史研究之社會史取向的主導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超越行動之人的概念史是社會史的一個變體。」<sup>33</sup> 他的出發點是：成就概念的語言整體，滲透著社會思想並見之於所有知識領域；這就需要勾稽概念的社會和歷史作用，以及它表現事實、改變事實的能量。科塞雷克的著名信條是，歷史和社會基本感念不僅是社會和歷史發展的「表徵」（indikator），而且是能夠直接影響歷史變化的「因素」（faktor），概念本身就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之一。<sup>34</sup> 換言之：概念變革和創新，體現出新變因素：「新概念呈現新事物。」<sup>35</sup> 並且，概念生成和用詞變化，被理解為特定歷史挑戰

---

<sup>32</sup> Heiner Schultz, "Begriffsgeschichte und Argumentationsgeschichte," in *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 43-74.

<sup>33</sup> Reinhart Koselleck, *Preuße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 Allgemeines Landrecht, Verwaltung und soziale Bewegung von 1791 bis 1848*, Habil-Schrift, München: Klett-Cotta/dtv, (1967) 1989, 17.

<sup>34</sup> 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 1, XIII-XXVII;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 und Sozialgeschichte," in *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 19-36.

<sup>35</sup> Reinhart Koselleck, *Preuße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 Allgemeines Landrecht, Verwaltung und soziale Bewegung von 1791 bis 1848*, Habil-Schrift, München: Klett-Cotta/dtv, 1989, 68.

在語言形式上的體現。「表徵」和「因素」相輔相成，不存在誰高誰低的問題。或者說，科氏觀點呈現出一種二元論，二者之上沒有統轄範疇。詞語概念史在社會發展之表徵和因素的層面上考證概念及其語義生成過程，不僅有著社會史、而且有著理論史之維。

詞語概念史意義上的概念，可被理解和闡釋為話語的結晶，同時也是習慣化思想的符碼或記號。在具體語言運用中，它既是思想的前提，又會引發思想。科塞雷克因此把概念的啟發價值（傅柯後來所說的「催化功能」與之相似）視為反思問題的鑰匙。誠如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所說，概念是「問題的紀念碑」，<sup>36</sup> 賦予社會論爭以特定結構。科氏則把概念視為「思想的出口」，因而也是分析歷史情狀的關鍵工具。分析特定歷史社會知識的產生、形成條件和運用形式，是詞語概念史的重要內容。它所探索的概念和概念網路，體現為傳統與現實的思維方式、闡釋模式之間的複雜互動過程。這種認識旨趣見之於科塞雷克著意探究特定概念運用「背後的意圖」，概念運用的社會、政治和理論內涵，以及「社會影響範圍」等相關問題。<sup>37</sup> 概念史在方法上用歷史批評的目光來進行文本分析和語境分析，確認某個時代特有的詞義內容，探究作者、受眾、意圖、包含和摒除等。它借鑑語言學中的語義分析（從詞語推斷詞義）和名稱學（從詞義推斷運用）去探討事物史和思想史命題，努力在政治和社會語言中把握轉型時代。根據不同的論述語境，科氏常會新造術語來描述概念（德語的造詞功能是很有名的），並賦予其在特定歷史進程中的個性特徵，例如「儲存經驗的概念」（Erfahrungsregistraturbegriffe）、「催生經驗的概念」（Erfahrungsstiftungsbegriffe）、「期待概念」（Erwartungsbegriffe）、「運動概念」（Bewegungsbegriffe）、「演替概念」（Sukzessionsbegriffe）、

<sup>36</sup> Theodor W. Adorno, *Philosophische Terminologie*, Bd. 1 (Frankfurt: Suhrkamp 1974), 13.

<sup>37</sup> 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 1, XX.

「關聯概念」(Korrelationsbegriffe)等。

科塞雷克認為，在概念中，尤其在「民族」、「國家」、「(國族)」、「歷史」或「社會」等中心概念中，歷史的積澱極為深厚，很能體現往事。然而，社會史和概念史相互關聯，卻不存在因果關係。換句話說，科塞雷克拒絕接受社會變遷與概念遷衍之間的因果關係：

社會及其歷史上所發生的事情，總與語言對此的把握和表達有所區別。……語言變化和社會變化相互溝通，但不是一方來自另一方、一方為另一方的成因。更應是一方指涉另一方，卻不能充分說明甚至代替另一方。尤其是語言或社會發生變化的時間差，它們的性質是不同的。<sup>38</sup>

他又說：「一段發生的歷史總是不同於它的語言表達，沒有一種話語行為是歷史行動本身，是它籌劃、引發和完成的。」科氏承認歷史上確實有過這種話語行為，且引發不可挽回的後果，比如希特勒下令攻佔波蘭。然而，正是這一史實能夠顯示二者的關係：「歷史的發生離不開話語，但從來不與話語等同，不能化約為話語。」<sup>39</sup> 社會的變化導致概念回饋，這又重新引發社會的變化；變化和回饋都將先前發展納入自己的視野。因此，歷史不能敘寫為擺動於社會和概念這兩極之間的鐘擺。

如何闡釋特定的歷史發展，必須就具體情況去具體分析。關於社會現實與概念之間的關係和制約，不存在普遍規律。因此，科塞雷克堅持其二元論，在理論上顯然沒有更多發展空間。同樣很強勢的話語分析方法讓人看到，科塞雷克沒能充分說明作為社會行為的說話如

---

<sup>38</sup> Reinhart Koselleck, "Sprachwandel und sozialer Wandel im ausgehenden Ancien régime," in ders.,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305.

<sup>39</sup> Reinhart Koselleck, "Sozialgeschichte und Begriffsgeschichte" (1986), in ders.,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15.

何發揮作用。「語言論轉向」之後的一些研究模式，超越了科氏二元論。一種新的理念是：行為的意義總是由語言表達事先設定的，並在語言兌現的框架內才能真正被理解。儘管如此，科氏宣導無疑屬於開風氣之先的重要實踐。他的概念史方向，可在概念史和社會史的二元結構所確定的考察框架中，呈現和描述歷史經驗，並揭示其對社會現實的影響。

科塞雷克的早期概念史闡釋，既指向概念史，又指向社會歷史，但是二者的關係頗為鬆散。《歷史基本概念》幾乎沒有涉及社會狀況與語言語用之間的互動是如何和為何促使語義變化這個問題，「含義」主要被理解為語言之外的指涉或關聯，極少論及交流管道中的具體運用。嗣後，隨著語言論轉向和結構論轉向的發展，科塞雷克及其同仁也將興趣轉向語言構建的「如何」和「為何」，逐漸意識到所有形式的社會「結構」（團體、階級、社群、機構，乃至民族、人民和國家），總是在交流過程亦即語言行為或象徵行為中變化和變樣的。<sup>40</sup>這種觀點在當今歷史學界已經得到許多人的認同，但在當時卻是對傳統史學觀念的一個巨大挑戰。

科塞雷克自己選編、卻由於他的突然去世而由杜特（Carsten Dutt）最終定稿的文集《概念史：政治社會用語的語義和語用研究》（2006），<sup>41</sup>輯錄了作者1976-2005年的論文。熟悉科氏研究方向的讀

<sup>40</sup> 參見 Koselleck, Reinhart, "Sprachwandel und Ereignisgeschichte," in *Merkur.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europäisches Denken* 8 (1989), Stuttgart: Ernst Klett, 657-673; Reinhart Koselleck, "Drei bürgerliche Welten? Zur vergleichenden Semantik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England und Frankreich," in Zusammenarbeit mit Ulrike Spree und Willibald Steinmetz, in Hans-Jürgen Puhle (Hrsg.), *Bürger in der Gesellschaft der Neuzeit. Wirtschaft, Politik, Kultu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1), S. 14-58。布塞的概念史反思，對於該領域的「轉向」具有重要意義，參見 Dietrich Busse, *Historische Semantik. Analyse eines Programms*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7).

<sup>41</sup>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mit zwei Beiträgen von Ulrike Spree und

者，可在該著的作者「導論」殘稿中看到其觀點發生了變化，明顯區別於他早先的著述。較為典型的是，他在時隔三、四十年之後，說自己不再喜歡「概念史」這一名稱；而他依然接受這個名稱的重要原因，是「概念史」早就成爲他所宣導的研究方向的招牌。他在「導論」殘稿中明確表示，他的追求首先在於「探尋由分析得出的、概念和語言之外事物的關係類型」。<sup>42</sup> 顯而易見，他這時完全或主要是以歷史學家的身分在說話，而很少像其他學科的人那樣時常喜於視其爲語義學家。<sup>43</sup> 科氏爲這部文集所寫導論的主要內容是：1.「再次強調政治、社會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所要達到的認識意旨，不同於抽象的社會考察之老式思想史的研究目的。」2.「闡釋概念史與社會史在理論和方法上的互補性。」3.「討論科塞雷克式的概念史與在『話語史』名下所從事的歷史語義學研究之間的異同。」<sup>44</sup> 他一再論及概念史與事物史的關係，並強調二者之間的差別：

概念與事實，二者各自有其歷史；儘管它們相互關聯，卻在以可見的方式變化著。尤其是概念變化與現實變化的速度不一，以致有時概念先於事實，有時事實先於概念。<sup>45</sup>

---

Willibald Steinmetz sowie einem Nachwort zu Einleitungsfragmenten Reinhart Kosellecks von Carsten Dutt (Frankfurt: Suhrkamp, 2006).

<sup>42</sup> Carsten Dutt, "Nachwort: Zu Einleitungsfragmenten Reinhart Kosellecks," in R.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529.

<sup>43</sup> 參見 Dietrich Busse, "Rezension zu Reinhart Kosellecks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in: *Zeitschrift für Rezensionen zur germanistischen Sprachwissenschaft (ZRS)*, Band 2, Heft 1 (2010), 81.

<sup>44</sup> Carsten Dutt, "Nachwort: Zu Einleitungsfragmenten Reinhart Kosellecks," in R.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529.

<sup>45</sup> Reinhart Koselleck, "Die Geschichte der Begriffe und Begriffe der Geschichte" (2003), in ders.,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67.

在為《歷史學辭典：100 基本概念》(2002) 撰寫的詞條「概念史」中，科塞雷克如此描述其概念史模式的任務：

[概念史] 既追溯那些經驗和事實被提煉成相應概念，亦根究這些經驗和事實是如何被理解的。概念史因此而在語言史和事物史之間斡旋。它的任務之一，便是分析歷史進程中出現的概念與事實的吻合、偏移或抵忤。<sup>46</sup>

科塞雷克如何歷史地思考「概念」，並在很大程度上賦予其在歷史進程中的個性特徵，見之於他的一個走得很遠的觀點，即否認歷史中心概念本身的歷史可變性：在他眼裡，「歷史概念」是特定時代、特定思想和事物發展之語境中生成的概念，永遠只對產生特定概念的時代有效，永遠帶著產生時代的語境，從而不再可能發生變化，因為催生概念的時代語境總是獨一無二的。概念一經生成，與詞語聯繫在一起的現象便不再變更。用他的話說：

一個概念所表達的意思一旦確立，這一概念便脫離歷史變化。亞里斯多德的「城邦」(polis) 概念或西塞羅的「共和」(res publica) 概念，依然是獨一無二的，即便它們是持久的或可以重複的概念。這樣一個作為詞語或許早已存在、但經過專門深思熟慮而獲得的概念，不會再有變更。被概念所把握的事物以後可能發生變化，從而引發後來與之相應的概念形成，以及隨之而變的事實狀況。然而，一旦形成的、具有特定含義的概念，本身不再變化。<sup>47</sup>

<sup>46</sup> Reinhart Koselleck, “Stichwort: Begriffsgeschichte” (2002), in ders.,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99.

<sup>47</sup>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liche Probleme der Verfassungsgeschichtsschreibung” (1981), in ders.,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373-374.

科塞雷克對於這些特定概念的歷史單一性所做的思考，當對語言具有普遍意義：

獨一無二卻可轉讓，這不只是亞里斯多德式概念的特性。這一雙重視角已在每種語言之中：既可表達絕無僅有亦即此時此地（hic et nunc）的意思並將其概念化，同時也可不斷汲取它的可重複性，否則就根本沒有理解可言，或曰「沒有概念」。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一切語義都是雙面的，一面是語言表述可以重複，一面是直接的、具體的運用形式。可重複性註定了語言的巨大語義能量，歷史單一性則見之於運用。<sup>48</sup>

科塞雷克以其概念史表明，他的理論和方法旨在藉助被理解的歷史來演示更為清晰的歷史。他說：「對於歷史認識的追求，超出史料所能提供的內容。一份材料可能是現成的，或者可被發現，但也可能無法找到。而我卻不得不冒險說出我的觀點。」<sup>49</sup> 這種冒險或許是必須的，人們可以憑藉「可能的歷史」為其辯護。

#### 四、概念史與劍橋學派的「語言」和「話語」

如前文所示，科塞雷克的概念史思考是在變化中發展的。他自己也在2002年說：

我的概念史研究與《歷史基本概念——德國政治社會用語歷史辭典》這一龐大研究課題緊密相關。這部辭典30年前（1972）開始出版，而其理論和方法論思考是我40年前就已闡釋的，

<sup>48</sup>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liche Probleme der Verfassungsgeschichtsschreibung", 399.

<sup>49</sup> Reinhart Koselleck, "Standortbindung und Zeitlichkeit. Ein Beitrag zur historiographischen Erschließung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rs.,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204.



這至少對我來說成了理論上的束縛。一方面，爲了推動《歷史基本概念》這一共同課題，嚴格遵守理論設定是必須的；另一方面，我自己的概念史理論卻在不斷變化。<sup>50</sup>

從詞語入手考析概念，並從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儲存其中的歷史經驗之可描述性的理論預設出發，專注於經過歷史考驗而傳流下來的概念，顯露出兩個系統上的盲點：它既排除了那些不以相關概念（或對立概念）爲依託的知識，又捨棄了其他語言表述所傳達的知識。這在理論上導致對概念史的原則性批評。<sup>51</sup>極力宣導「隱喻史」或以隱喻史代替概念史的學者，尤爲突出這類批評（文本第五節和第六節將具體論述這個問題）。另有人批評指出，概念史把存留於概念的含義看做歷史變遷的表徵，這是對概念作用的過高評價。<sup>52</sup>同歷史話語分析一樣，它所運用的工具本身帶著局限性，因而只對語義變化過程的描述做出了貢獻。《歷史基本概念》的研究模式，依然是它所要克服的傳統思想史形式，它對語言理論關注不夠。<sup>53</sup>

轉向話語史研究的語言學家布塞（Dietrich Busse，1952-），主張與關鍵概念研究保持距離。他認爲今天要比30多年前更能看清科塞雷克設計概念史方案時的主導動機，科氏方法當時還處於起始階段。布塞認爲，《歷史基本概念》中的大部分文章，只是部分實現了科氏動機。科塞雷克的追求是，展示作爲歷史進程之重要動力的概念系列

<sup>50</sup> Reinhart Koselleck, "Hinweise auf die temporalen Strukturen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Wandels," in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hrsg. von Hans Erich Bödeker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2), 31.

<sup>51</sup> 參見 Clemens Knobloch, "Überlegungen zur Theorie der Begriffsgeschichte aus sprach- und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licher Sicht," in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35 (1992), 7-24.

<sup>52</sup> 參見 Dietrich Busse, "Begriffsgeschichte oder Diskursgeschichte? Zu 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und Methodenfragen einer historisch-semantischen Epistemologie," in Carsten Dutt (Hrsg.), *Herausforderungen der Begriffsgeschichte* (Heidelberg: Winter, 2003), 22.

<sup>53</sup> 參見 Dietrich Busse, *Historische Semantik. Analyse eines Programms*, 50-60, 71-76.

和類型，不多也不少。他的概念史設想，純粹是歷史研究，或曰歷史編纂學的方法；它實際上是把概念當作歷史進程中的實體和推動力量來剖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概念對科塞雷克來說具有認識論之維。概念需要藉助關鍵字語來稱呼和識別，且時常通過其渲染性和鼓動性標記而獲得推動歷史的功能，但是它不拘囿於單個詞語及詞義。<sup>54</sup>

1970 和 1980 年代對概念史研究方法的接受，很快導致歷史語義學研究中的一個新的取向，即對「話語史」的青睞。<sup>55</sup> 布塞和一些語言學家所理解的「歷史語義學」，狹義指稱詞語史和詞彙歷史語義研究，廣義則包括概念史、思想史、觀念情感史、政治語言分析、話語史等歷史涵義考析的不同形式。<sup>56</sup> 科塞雷克對「話語史」的概念研究一直心懷不滿，否則他也不會在最後一部文集（《概念史：政治社會用語的語義和語用研究》）的「導論」中反駁這一研究方向。

英美長期推崇的「政治思想」（Political Thought）和「觀念史」（History of Ideal）研究，在語言與歷史的關係問題上有其獨特的研究取向。對這一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是諾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1873-1962）在美國開創的思想史研究，他於 1936 年發表專著《存在巨鏈——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的研究》，<sup>57</sup> 並於 1940 年創刊《觀念史雜

<sup>54</sup> 參見 Dietrich Busse, “Rezension zu Reinhart Kosellecks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in *Zeitschrift für Rezensionen zur germanistischen Sprachwissenschaft (ZRS)*, Band 2, Heft 1 (2010), (79-85) 80.

<sup>55</sup> 參見 Dietrich Busse, *Historische Semantik. Analyse eines Programms*; Dietrich Busse, “Begriffsgeschichte oder Diskursgeschichte? Zu 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und Methodenfragen einer historisch-semantischen Epistemologie,” in *Herausforderungen der Begriffsgeschichte*, 17-38.

<sup>56</sup> 參見 Dietrich Busse, “Begriffsgeschichte oder Diskursgeschichte? Zu 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und Methodenfragen einer historisch-semantischen Epistemologie,” in: *Herausforderungen der Begriffsgeschichte*, 20。所謂「觀念情感史」（Mentalitätengeschichte），是指歷史學家著力描述和闡釋某個時代的人之觀念、思想和情感。

<sup>57</sup>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誌》(*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此外，普考克開啟的劍橋學派的政治思想研究，主要以英國史為研究對象，著力重構特定政治理論所依託的「語言」(languages)。具有典型意義的是普考克對哈林頓(James Harrington, 1611-1677)等英國革命時期政治思想家之經典共和主義思想的語言重構。與德國概念史模式不同，劍橋學派的「語言」研究模式不從概念之維出發，而是綜觀政治理論的所有語言因素，結合語言行為理論去查考近代歷史政治語言，在思想史的框架內考察問題。普考克本人對這種「政治話語之語言」(Language of Political Discourse)的類型界定是：「話語之語言……是由時代中的詞語、語法、修辭以及一系列語言用法、推測和關聯組成的整體結構，可被特定共同體用來為其感興趣的政治目的服務，有時亦可用於表達世界觀或意識形態。」<sup>58</sup>

與這種解析政治理論的共時語言不同，斯金納重視語義的歷時變化。普考克以及斯金納的「話語」概念，與傅柯的話語理論沒有多大關聯，而是指言說者與聽說者之間那種普遍的交流關係。另外，亦有史學家著力將「話語」模式用於社會的階級狀況分析，比如鍾斯(Gareth Stedman Jones, 1942-)的一些著述。他對英國憲章運動的考察，展示出語言分析的功用，憑藉特定的階級語言來講述階級的歷史。<sup>59</sup>

不同方法的比較可以讓人清楚地看到，普考克和斯金納完全與法國話語分析家之或多或少的反闡釋學方法背道而馳，並在原則上堅持對文本的分析性詮釋；而二者的方法與德國概念史傳統相比，儘管存在諸多差異，但還是有著不少共同點。不同研究模式之間是否存在對

---

<sup>58</sup> John Pocock, "Concepts and Discourses: A Difference in Culture? Comment on a Paper by Melvin Richter," in Hartmut Lehmann/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nor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Ocasional Paper No. 15,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1996, 58.

<sup>59</sup> 參見 Gareth Stedman Jones, "Rethinking Chartism," in G. S. Jones, *Languages of Class: Studies in English Working Class History, 1832-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90-178.

話可能性呢？下面我們就簡要勾勒一下不同視角之不同的理論前提。

普考克在與科塞雷克的一次直接對話中，首先指出話語分析優於對確定概念的考析，尤其強調了考析「政治話語之語言」的共時視角：既然語言或話語作為整體結構同時存在於時代之中，通常也就同時存在許多相互對峙、相互競爭或者相互作用的語言。研究這些語言或話語就必須高度重視共時性特徵。語言的話語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機整體。「沒有一部概念史辭典，無論它有多麼廣博和深刻，能夠把握……這樣的體系或有機整體，以獲得語言整體的歷史。……它或許就是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用『生活形式』這一術語所要說的意思。」從這一視角出發，普考克強調指出，概念史作為單個概念的含義史只不過是對「許多話語的歷史以及人的話語和被人運用的話語的輔助研究」。<sup>60</sup>

科塞雷克則認為，從這種闡釋模式出發，普考克之原則上的共時分析方法存在很大問題。放棄研究長期的歷時語義變化，亦即概念的「長時段」（布勞岱爾：longue durée）狀況，便會不顧同時代人面對各種傳流的語義成分、把握或選用語義時的選擇標準。單純的話語共時分析視角容易陷入一種危險，即把語言置入一個仿佛沒有歷史的空間，或僅僅呈現為歷史語錄。應當看到的是，所有話語正是在與傳流概念的碰撞中展開的，而且一再重新界說經驗與期待之間的活躍關係。<sup>61</sup>

萊昂哈特（Jörn Leonhard，1967-）認為，針對普考克的立場，應當在「經驗空間」和「期待視野」的層面上強調基本概念的功用。

---

<sup>60</sup> John Pocock, "Concepts and Discourses: A Difference in Culture? Comment on a Paper by Melvin Richter," in Hartmut Lehmann/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nor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47-51.

<sup>61</sup> 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di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Hartmut Lehmann/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nor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63-65.

所有政治和社會話語，尤其是相互對立的話語，建立在共同的闡釋模式基礎上，否則不可能發生語言紛爭。亦可反過來說明這個問題：正是各種時代在界定政治和社會基本概念時的爭辯所反映出的對於經驗和期待的闡釋模式，以及由此引發出的相關話語，才可能讓歷史學家重構往昔的語義。不可替代的政治和社會概念絕不可能與各種話語相分離，這已經根植於概念的生成和演變。基本概念在話語中生成並發揮作用，沒有基本概念的話語是不可想像的。因此，話語與基本概念的關係是互動關係，在方法論上排除了孰高孰低的問題。<sup>62</sup>

斯金納認為，一個概念的歷史其實是不存在的。作為維根斯坦語言哲學的信奉者，他援恃概念唯有在語言遊戲中才能得到把握的假設：「概念不可能有歷史，只可能有論說時運用概念的歷史。」<sup>63</sup> 他的論證和批判鋒芒更多指向英美主要建立在理論史基礎上的「觀念史」，<sup>64</sup> 很少針對德國概念史的「歷史基本概念」研究。他重點批駁了諾夫喬伊之著名的「觀念單元」(unit ideas, 又譯「單元觀念」) 與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 的「關鍵字」(keywords) 模式。斯金納批評二者在方法上忽視了「區分用以表達概念的術語與概念可能的作為」。<sup>65</sup> 他所理解的歷史語義學，主要見之於普考克借用的斯氏說法，即強調概念內涵之各不相同的具體語言表達：被書寫的概念

<sup>62</sup> 參見 Jörn Leonhard, "Grundbegriffe und Sattelzeiten – Languages and Discourses: Europäische und anglo-amerikanische Deutungen des Verhältnisses von Sprache und Geschichte," in Rebekka Habermas und Rebekka v. Mallinckrodt (Hrsg.), *Interkultureller Transfer und nationaler Eigensinn: Europäische und anglo-amerikanische Positionen der Kulturwissenschaften*, hrsg. von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4), 82-83.

<sup>63</sup> Quentin Skinner, "Reply to my Critics," in James Tully/Quentin Skinner (Eds.),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283.

<sup>64</sup> 里希特指出，劍橋學派歷史學家對英語世界中的非歷史性觀念的抨擊，與科塞雷克等學者對德國傳統思想史和精神史的批判極為相似。參見里希特 (里希特) 著，張智譯：《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頁 185。

<sup>65</sup> Quentin Skinner, "The Idea of a Cultural Lexicon," in *Essays in Criticism* 29 (1980), 205-224.

史只是「語言現象、詞語及其運用的一個方面」。<sup>66</sup>這讓人想起傅柯《知識考古》中的說法：概念史在「跳上知識的舞臺」之前，或曰從幕後走到台前之前是引人入勝的。如果一個概念已在學術上定型，它的話語功能多半已經消失，甚而帶著話語含義的缺失；然後，曾經的變化過程才會出現在辭書之中。

科塞雷克式的概念史與英美傳統觀念史所體現出的普世觀點或者傳統德國思想史和精神史不同。科氏反對超越時代之思想的假設，不接受諾夫喬伊之「觀念單元」的普世性或者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所言「思想之壓倒所有概念的強大力量」<sup>67</sup>的有效性。概念史正是邁內克依託歷史的思想史研究與羅特哈克爾所發展的精神史模式的對立面。邁氏考察了國家利益至上原則的思想，其出發點是漫長歷史時期中不變的思想。<sup>68</sup>如前所述，概念史講究獨一無二的歷史，它總是在一個特定的政治和社會語詞的產生史和影響史中，呈現基本概念如何作為特定事物的闡釋模式而得到發展和啟用的歷史狀況。<sup>69</sup>

劍橋學派還反對科塞雷克主編《歷史基本概念》時發展的著名「鞍型期」模式，即歷史基本概念約在1750年至1850年體現出的時代化、政治化、民主化、可意識形態化等特徵。普考克指出，英國政治和社會詞語之完全不同的鞍型期，應當定於1500年至1800年。不過，這倒讓人看到比較分析的必要性，而且不可忽視話語的前提條

---

<sup>66</sup> John Pocock, "Concepts and Discourses: A Difference in Culture? Comment on a Paper by Melvin Richter," in Hartmut Lehmann/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nor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52.

<sup>67</sup> Friedrich Meinecke, "Zur Geschichte des älteren deutschen Parteiwesens,"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18 (1918), 62.

<sup>68</sup> 參見 Friedrich Meinecke, *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München: R. Oldenbourg, 1924); Erich Rothack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München: R. Oldenbourg, 1934).

<sup>69</sup> 參見 Melvin Richter, "Opening a Dialogue and Recognizing an Achievement. A Washington Conference on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39 (1996), 24-25.

件：<sup>70</sup>不只是概念史研究，還有其他推究這類變化條件的研究模式，都有其「歷史、文化和國家特殊性」。<sup>71</sup>就英國而言，早期近代以來有著相對集中的政治話語，約從1640年起逐漸導致其特有的政治文化，並在日益發展的工業社會中顯示出其穩定性，大陸歐洲找不到相同的發展狀況。德意志版圖上過渡時期（從分裂的等級社會向法國大革命後社會的發展）的政治和社會詞語之現代化標準，顯然不能套用於英國過渡時期的發展狀況，它的舊制度有其自身的結構條件和時代劃分。<sup>72</sup>

就研究對象的歷史時期而言，「鞍型期」理論使二十世紀的發展沒能得到史學研究的足夠重視。雖然，對於個別概念在較短時期的歷史語義考析時有建樹。其實，科塞雷克本人後來在總結其「鞍型期」方法論時，完全帶著審視的目光。他認為，不管對德語區的概念史分析，還是對其他地方的話語研究來說，「鞍型期」之說絕不是到處適用的；較為恰切的是更為開放的「界線期」（Schwellenzeit）概念。<sup>73</sup>

---

<sup>70</sup> 參見 John Pocock (Ed.), *The Varieties of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 1500-1800*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John Pocock, "Varieties of Whiggism," in John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15-310.

<sup>71</sup> John Pocock, "Concepts and Discourses: A Difference in Culture? Comment on a Paper by Melvin Richter," in Hartmut Lehmann/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nor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58. 德國亦有學者提出疑問：〈「鞍型期」命題在何種程度上是對不同國家之思維傳統的化約？〉(Hans Joas/Peter Vogt, "Einleitung" zu *Begriffene Geschichte. Beiträge zum Werk Reinhart Kosellecks*, hrsg. von Hans Joas und Peter Vogt (Berlin: Suhrkamp, 2011), 12)

<sup>72</sup> 參見 Jörn Leonhard, *Liberalismus – Zur historischen Semantik eines europäischen Deutungsmusters*, München: R. Oldenbourg, 2001; Jörn Leonhard, "Semantische Deplazierung und Entwertung – Deutsche Deutungen von 'liberal' und 'Liberalismus' nach 1850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9 (2003), 5-39.

<sup>73</sup> 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di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Hartmut Lehmann/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nor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69.

儘管如此，在從事比較研究時，「鞍型期」模式作為考析的出發點或假設，顯然有其參考價值，對重構情形各異的語義轉變期有著重要的方法論啟示。例如《法國政治和社會基本概念工具書，1680-1820》，便把另一時段視為法國「鞍型期」。

科塞雷克式概念史的起源，與先前德國的哲學中心概念研究模式有著某種關聯，但是背棄了倚重歷史取向的傳統思想史和精神史。而同德國傳統思想史有著某種可比性的英美「政治話語之語言」研究模式，則更多排摒了往昔的「政治觀念史」(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l)，強調歷史語境變化中的思想連貫性。德國概念史及其社會歷史語義考析，專注於不同概念之歷時語義變遷，而普考克的研究重心是在共時層面上重構政治理論之總體語言及其所有組成部分。顯然，在「基本概念」和「鞍型期」(即考析概念的語義嬗變)與「語言」和「話語」(即研究政治話語之語言的歷史變化)之間的區別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個原則性爭辯：何為分析語言與歷史之關係的正確切入點？<sup>74</sup>

毫無疑問，語言能夠生成意義、展現傳統，否則便不可能領會歷史環境。語言展示一個語言共同體的共同經驗，同時又是集體知識的基礎和工具。語言也是描述新的經驗的手段，並將其納入已經存在的知識庫。總之，語言是最重要的介質，使某個社會積澱而成的傳統得以傳承。一個遠未解答的問題是：不同的科學文化和研究風格所發展的模式，是否能夠形成對話和對接。科塞雷克、普考克和斯金納在探討語言與歷史的關係時，他們談論的確實是同樣的事物嗎？或者是歷史理解方式中的深層區別，最終體現為對話的障礙？但是作為他們的理論的接受者，「取長補短」一定是可取的。

---

<sup>74</sup> 參見 Jörn Leonhard, "Grundbegriffe und Sattelzeiten – Languages and Discourses: Europäische und anglo-amerikanische Deutungen des Verhältnisses von Sprache und Geschichte," in *Interkultureller Transfer und nationaler Eigensinn: Europäische und anglo-amerikanische Positionen der Kulturwissenschaften*, 85-86.



## 五、一篇爭相傳閱的「前言」：「精神金字塔」

概念史的現實狀況和未來前景究竟如何？它因為產生於特定時空的知識語境而成爲不合時宜的東西了嗎？或者，概念史的明天依然充滿希望？討論這些問題不僅在於其理論穿透力，而且確實是幾年前的一個激辯焦點。對於當代概念史實踐及其需要回答的問題，似乎只有看到這一研究方向具有發展前景，評述才是有意義的。而任教於美國史丹佛大學的德國著名文學理論家、概念史研究的重要前輩人物之一貢布萊希特（Hans-Ulrich Gumbrecht，1948-），出人意料地否定了概念史的前景。他於2006年出版自己的概念史文集《概念史的維度和局限》，對遴選的六篇重要舊作（1978-2001）未做任何修改。購買該書的讀者，首先是要買他的長篇「前言」，一篇非同凡響、不脛而走的前言：科塞雷克的學生貢布萊希特在與概念史告別！該文很能說明問題的標題爲「精神金字塔」，論述「概念史運動的迅速高漲、看不見的維度和突然退潮」。作者不僅試圖診斷概念史的當代水準，同時也在審視和診斷整個當代思想。這是他討論問題的重要意旨。其他領域的學者提出一些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疑慮和問題，與概念史研究陣營內部發出的根本性質疑相比，似乎顯得無傷大體。

貢氏對概念史研究的回顧，帶著感傷的目光，眼前是書房裡的《哲學歷史辭典》、《歷史基本概念》、《法國政治和社會基本概念工具書，1680-1820》、《美學基本概念》<sup>75</sup>等一系列多卷本概念史巨著。在

---

<sup>75</sup> 七卷本《美學基本概念：歷史辭典》（*Ästhetis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hrsg. von Karlheinz Barck/Martin Fontius/Dieter Schlenstedt/Burkhard Steinwachs/Friedrich Wolfzettel, 7 Bde, Stuttgart: Metzler, 2000-2005）。該辭典顧及不少針對概念史研究的批評意見。儘管它具有專業百科全書的性質，但是編者依然強調該著作知識的開放性和未完成性，認爲所有概念史都是「當代概念運用的前史」。另外，編者還指出科塞雷克式的概念史所設計的歷時發展路徑，較少關注與特定時代相關的動機。因此，探討「關注差異性甚於同一性的審美現代性條件」，亦當爲歷史研究做出貢獻（編者：《美學基本概念：歷史辭典·前言》，卷1，頁VIII）。

他眼裡，這些卷帙已經成爲金字塔；曾經充滿希望的將來，隨著課題的竣稿和出版而變成過去的將來，1960-1980年代的將來已經死去。直到不久前，他才發現概念史之時興，「經歷也很豐富，而且幾乎是突然發生的，就像活躍的概念史研究在二十世紀落下帷幕之時已在以往的大型紀念碑的石塊中僵化一樣」，金字塔已很遙遠。<sup>76</sup> 這種診斷似乎恰逢時機，幾個大的概念史工程幾乎完竣，《哲學歷史辭典》的索引卷也將在該年問世，人們只在等著九卷本《修辭學歷史辭典》(1992-2009)<sup>77</sup> 卒底於成。

「死亡訃告」極易引起誤解，因爲所有大型學術專案都會將其雄心勃勃的計畫轉變爲書冊，即便結構上無法完結的專案，總有收場之時，尤其是按照字母順序編寫的多卷本參考書。若是無人運用匯聚於這些書籍的知識，才有死亡可言。貢布萊希特當然知道，這些書卷都很有用，他是另有所指：「石化」來自內裡，精神金字塔中不再有生命；在薛西弗斯的苦役中，<sup>78</sup> 推石人的心臟已經石化。在貢氏看來，概念史鴻篇巨制沒有掩藏著能夠讓人在運用中獲取思想認識的寶物，沒有賴以通過對話來開發的往昔世界的精神，而更多的只是埃及「宏偉的墓碑」（黑格爾），它的內部埋葬著從前的幻想和激情。概念史巨著的成果，實爲「人文科學中一個業已告終的時代的證人。對於我們來說，它雖然在時間上並不比昨天久長多少，但在思想上仿佛同文藝復興或者巴羅克時代一樣遙遠，也就是……我們的記憶無法完全喚回

---

<sup>76</sup> Hans-Ulrich Gumbrecht, "Pyramiden des Geistes. Über den schnellen Aufstieg, die unsichtbaren Dimensionen und das plötzliche Abebben der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in H.-U. Gumbrecht, *Dimensionen und Grenzen der Begriffsgeschichte* (München: Wilhelm Fink, 2006), 7, 9, 35.

<sup>77</sup>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Rhetorik*, hrsg. von Gert Ueding, 9 Bde.,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92-2009).

<sup>78</sup> 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被宙斯處罰，在地獄裡推一塊岩石上山；岩石推至山頂，剛一喘息，岩石很重又所以滾落下來，於是重新再推，並如此迴圈反覆。薛西弗斯的苦役是指徒勞無益、白費力氣。

的東西。」<sup>79</sup>

德國 1950 年代以降的概念史生涯，或許能為解讀「金字塔」之說提供一些啟示：貢布萊希特對於概念史發展前景的疑慮，多少與概念史理論探討中出現的停滯不前的現象有關。德國的幾個大型概念史辭書工程啟動之後，概念史方法爭論中提出的許多問題，並未得到令人滿意的解答，該說的似乎也都說了。里特爾（Joachim Ritter，1903-1974）和科塞雷克等開創性人物的綱領性規畫，仿佛與當今人文科學領域的主導思想形成明顯對比；後來者似乎已經失去了對概念史所培育的闡釋學雄心的興趣。

貢布萊希特在這種背景下的當代診斷，帶著不少後現代的通常看法。這一傾向可以概括為：早先那種與自我和集體解放理想不可分離的現代歷史意識，被當代之寬廣的多元意識所替代，濃重的多元意識正在執著地向著開放的、未知的將來蔓延。這就很能讓人理解，貢氏為何見出概念史之星在後現代的「認識論環境」中隕落，「後現代計時器的出現」改變了概念史的期待和假設。<sup>80</sup> 若是不再能從過去獲得指向將來的東西，那麼概念史對於流傳之事的孜孜求索，也就失去了說服力和迫切性。

貢布萊希特的論證對《歷史基本概念》沒有多少原則性批評，而是更多的限定於當今讀者都能分辨的品質上存在問題的個別辭書篇什，或者相關作者後來的有些文章。貢氏說其未能貫徹《歷史基本概念》的方法論設想，只是採用了各自擅長的寫法。平心而論，一部「眾人」參與的巨作，存在這樣的問題雖不理想，但是完全可以理解，主持過重大集體課題的人都有這種感受。其實，貢氏對概念史的

<sup>79</sup> Hans-Ulrich Gumbrecht, "Pyramiden des Geistes. Über den schnellen Aufstieg, die unsichtbaren Dimensionen und das plötzliche Abebben der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7-8.

<sup>80</sup> Hans-Ulrich Gumbrecht, "Pyramiden des Geistes. Über den schnellen Aufstieg, die unsichtbaren Dimensionen und das plötzliche Abebben der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32-33.

「總清算」及其中心觀點，較少針對《歷史基本概念》，而是在對《哲學歷史辭典》發難；特別是後者在原則上排除隱喻學的作法，被貢氏看作方法上的短淺之見。他從布盧門貝格那裡得到啟示，認為「隱喻和不可言傳的東西，拒絕一切標準化闡釋方法」。<sup>81</sup>

概念史之星在所謂「認識論環境」中不再閃耀之後，貢氏見到了「隱喻學」的冉冉升起。面對各種現實主義和結構主義，後現代應當是對世界關係問題做出抉擇的時候了。在他眼裡，曾使概念史取得成就的東西，正是其今天令人失望的原因。現在看來，概念史實為一種糟糕的思想史。不過，概念史理論中的一些缺陷，已經變得無關緊要，因為一個「新的認識論形態」已經出現：隱喻學是一個極有發展前景的研究，它能夠「取代或至少補充」概念史。貢氏接過布盧門貝格的思想，闡釋了如何接近前概念與非概念現象，並把查考口語表達和視覺印象也看作勾稽前概念與非概念的入口。隱喻學有可能探索「存在於語言、卻不能成為概念」的真實狀況。他認為哲學概念史的代表人物其實並未忽視隱喻的作用，而概念史研究將布盧門貝格的隱喻學徹底排除在外是一個很大的錯誤。<sup>82</sup>

## 六、隱喻拒絕概念：概念史與隱喻學

布盧門貝格曾為1951年創刊、旨在籌備「哲學歷史辭典的基石」的《概念史文庫》撰稿，“Metaphorologie”（隱喻學）當為布盧門貝格發明的一個概念。<sup>83</sup>《哲學歷史辭典》的開創主編里特爾曾請求布

<sup>81</sup> Hans-Ulrich Gumbrecht, “Pyramiden des Geistes. Über den schnellen Aufstieg, die unsichtbaren Dimensionen und das plötzliche Abebben der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17.

<sup>82</sup> Hans-Ulrich Gumbrecht, “Pyramiden des Geistes. Über den schnellen Aufstieg, die unsichtbaren Dimensionen und das plötzliche Abebben der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15-16, 32, 35-36.

<sup>83</sup> 布盧門貝格本人對於隱喻學的許多問題沒有做充分闡釋，或者在有些問題上還猶豫不決，以致讀者有時很難斷定，他在討論某個隱喻時究竟指

氏參與哲學概念史課題研究，並就後者的重點研究方向而提出一些隱喻關鍵字建議。他在《哲學歷史辭典》卷一「前言」中帶著贊同的口吻援引了布盧門貝格的觀點，認為「正是拒絕把自己消解為概念的隱喻，有著『較為極端意義上的、不是概念那樣的歷史』，並指向『思想的下層結構』（Substruktur des Denkens），這是『系統化提煉的溫床』」。<sup>84</sup>然而，布氏研究成果最後未被收入《哲學歷史辭典》（卷一出版於1971年）。里特爾對《哲學歷史辭典》主編組放棄把隱喻系統和隱喻片語收錄該著條目做了原則性解釋：「就研究現狀而言，該辭典收錄隱喻會是一種奢望；較好的辦法是，捨棄人們無法勝任的一個部類，而不是滿足於不盡人意的即興考察。」<sup>85</sup>里特爾對於捨棄隱喻的解釋，似乎不是出於理論思考，而是緣於實用原因。

概念史與隱喻學的關係，本身就是一段隱含深意的往事：《哲學歷史辭典》第二任主編格林德爾（Karlfried Gründer，1928-2011）開始強調隱喻學對於概念史的「中心意義」；<sup>86</sup>第三任主編加布里爾（Gottfried Gabriel，1943-）在《哲學歷史辭典》竣工之後，又一次捫回概念史與隱喻學的老話題，且提出兩個值得重視的觀點：一方面，「概念與隱喻之間並不存在顯明界線」；<sup>87</sup>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哲學歷史辭典》「從第一卷到最後一卷都能見出……布盧門貝格的隱喻

---

的是哪種形式的隱喻。參見布氏《世界之可讀性》（Hans Blumenberg, *Die Lesbarkeit der Welt*, (Frankfurt: Suhrkamp, 1979)）中關於遺傳符碼的章節。

<sup>84</sup> Joachim Ritter, "Vorwort" zu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d. 1, hrsg. von Joachim Ritter/Karlfried Gründer (Basel / Stuttgart: Schwabe, 1971), IX.

<sup>85</sup> Joachim Ritter, "Vorwort", IX.

<sup>86</sup> Karlfried Gründer, "Über das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in *Jahrbuch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Literatur Mainz*, (1967), 76.

<sup>87</sup> Gottfried Gabriel, "Kategoriale Unterscheidungen und 'absolute Metaphern'." Zur systematischen Bedeutung von Begriffsgeschichte und Metaphorologie," in: *Metaphorologie. Zur Praxis von Theorie*, hrsg. von Anselm Haverkamp/Dirk Mende (Frankfurt: Suhrkamp, 2009), 66.

學課題」。<sup>88</sup> 概念史的任務是，在「確認和辨析概念的歷史」之時，為系統的話語「提供足夠而可靠的闡釋依據」。此時，隱喻主要是在「概念生成過程」中發揮作用，並且只見之於其發現或「解釋性語言」之中。加布里爾因而界定「隱喻學的天然角色只是概念史之有用的丫鬟」。<sup>89</sup> 這一說法顯然源於布盧門貝格本人曾經說過的「隱喻學與概念史的關係……是服務關係」。<sup>90</sup> 無論如何，貢布萊希特認為《哲學歷史辭典》主編組的決定造成了不可預見的哲學損失，這一說法是不準確的。他在說這番話、亦即〈精神金字塔〉一文發表之時，《哲學歷史辭典》的《索引》卷尚未出版。根據嗣後發表的《索引》仔細查閱《哲學歷史辭典》各卷內容，便能發現不同篇什對60多個隱喻和隱喻片語的歷史描述。<sup>91</sup>

貢布萊希特的終極預測是：倘若概念史還想擁有未來（貢氏顯然不想把這排除在外），那只有重視以布氏研究為基礎的隱喻史才行；並且，他與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背道而馳，以另外一種存在為依據：「這種存在不會完全轉化為語言，因為它始終無法被完全理解。隱喻學屬於當今重又閃耀的分析這一存在之維的哲學可能性。在這個思想潛能中，概念史運動的傳統可以同時存在，

---

<sup>88</sup> Gottfried Gabriel, "Begriff – Metapher – Katachrese. Zum Abschluß des *Historischen Wörterbuchs der Philosophie*," in *Begriffe, Metaphern und Imaginationen in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hrsg. von Lutz Danneberg / Carlos Spoerhase/Dirk Werl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9, 12。另參見 Gottfried Gabriel, "Metaphorologie vs. Begriffsgeschichte"? Zu Anselm Haverkamps dekonstruktiver Vereinnahmung Blumenbergs," in *Zeitschrift für Ideengeschichte* II/2 (2008), 121-124.

<sup>89</sup> 參見 Gottfried Gabriel, "Kategoriale Unterscheidungen und 'absolute Metaphern'. Zur systematischen Bedeutung von Begriffsgeschichte und Metaphorologie," in *Metaphorologie. Zur Praxis von Theorie*, 73, 75, 76, 81.

<sup>90</sup> Hans Blumenberg, *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1960) (Frankfurt: Suhrkamp, 1999), 13.

<sup>91</sup> 參見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d. 13: Register, hrsg. von Margarita Kranz in Verbindung mit Gottfried Gabriel und Helmut Hühn, Basel/Stuttgart: Schwabe, 2007, 125-126: "Topoi und Metaphern"。

但卻走到頭了。」<sup>92</sup> 此言之後出版的《哲學隱喻辭典》，可以讓人檢視這類期待。科內斯曼（Ralph Konersmann）在《哲學隱喻辭典》〈前言〉中明確指出，該辭典不是旨在用隱喻對付概念。<sup>93</sup>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部辭典成功地解決了以往那些看上去不可調和、多少有些教條的爭辯，真正讓概念史知識增添了隱喻學維度：「一句話，隱喻是知識的形象」，<sup>94</sup> 換言之：隱喻是形象的知识（figuratives wissen）。或如阿多諾評說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單行道》時所說的「用隱喻方式絮叨出無以言說之物」，<sup>95</sup> 即無法被概念捕捉的東西。

在布盧門貝格的隱喻研究中，概念史與隱喻學是緊密相關的，那是一種效應史知識考古。他闡釋了傳流的、未定型的概念以及隱喻如何演變為有條理的語言形式。這一發展所遵循的是效應史的內在「承先邏輯」（Logik der Folgen），<sup>96</sup> 新的形式是對舊形式的應答式承接和改造，一切歷史言說都是對傳承的語言形式的接續，並且不是有意

<sup>92</sup> Hans-Ulrich Gumbrecht, “Pyramiden des Geistes. Über den schnellen Aufstieg, die unsichtbaren Dimensionen und das plötzliche Abebben der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36.

<sup>93</sup> 參見 Ralph Konersmann, “Vorwort: Figuratives Wissen,” in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Metaphern*, hrsg. von R. Konersmann,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07), 13。《哲學隱喻辭典》共收錄40篇論文，全面闡釋了從柏拉圖到海德格的40個重要哲學隱喻。儘管編者視該著為布盧門貝格的「個人網頁」，但是它同概念史不無關係，一些論文更像詞語史和概念史文章。

<sup>94</sup> Ralph Konersmann, “Vorwort: Figuratives Wissen,” 8。另參見 Ralf Konersmann, “Metaphorisches Wissen,” in Ralf Konersmann/Peter Noever/Peter Zumthor et al., *Zwischen Bild und Realität*, (Zürich: ETH, 2006), 10-36; Ralph Konersmann, “Figuratives Wissen. Zur Konzeption des Wörterbuchs der philosophischen Metaphern,” in *Neue Rundschau* 116 (2005), H. 2, S. 19-35.

<sup>95</sup> Theodor W. Adorno, “Benjamins Einbahnstraße,” in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II, hrsg. von Rolf Tiedemann (Frankfurt: Suhrkamp, 1977), 680-681.

<sup>96</sup> Hans Blumenberg, “Nachbemerkungen zum Bericht über das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in *Jahrbuch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Literatur Mainz*, (1967), 79-80.

識地領會先前語言所引發的意義生成。依他之見，概念史、隱喻性和「非概念性」(Unbegrifflichkeit)，三者無法割裂開來進行考察：布氏早期研究把隱喻看作概念及其歷史的「準備階段」(vorfeld)，或曰「基礎」(untergrund)。晚期的非概念性模式，則考析隱喻本身的構成條件。<sup>97</sup> 早期階段的第一篇論文《光是真理的隱喻》(1957) 和第二篇發表於《概念史文庫》的《論隱喻學的幾個範式》(1960)，探索的正是切合概念史的命題：<sup>98</sup> 在第一篇論文中，他考察隱喻作為「非理解和前理解的表述手段」以及「概念準備階段」的前術語問題；<sup>99</sup> 在第二篇著述中，他依託該文的中心概念「絕對隱喻」(Absolute Metapher)，進一步發展了既是前術語、也是元術語的語言形式：絕對隱喻不只是「準備階段」，而且幾乎是所有概念的堅實「基礎」或寬廣的「視域」。<sup>100</sup>

布盧門貝格在《論隱喻學的幾個範式》中啟用的「絕對隱喻」概念，是他參與《哲學歷史辭典》概念史工程時所發展的一個概念，表示隱喻的一種特殊形態。所謂「絕對」，即指隱喻本身具有拒絕概念化的能量，卻是概念生成的基礎，不會被概念消解。<sup>101</sup>「絕對隱喻」是修辭學中作為修辭格之隱喻的對立模式，後者只把隱喻看作修飾話語的

---

<sup>97</sup> 若將布盧門貝格的隱喻學研究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則以《光是真理的隱喻：哲學概念生成的準備階段》(1957) 和《論隱喻學的幾個範式》(1960) 為標識；第二階段開始於《對於隱喻的一些觀察》(1971)，理論定型於《非概念性理論的前景》(1983)；全面論述則見之於他的遺作《非概念性之理論》(2007)。

<sup>98</sup> 關於布盧門貝格隱喻學思想的起始，參見 Philipp Stoellger, "Über die Grenzen der Metaphorologie. Zur Kritik der Metaphorologie Hans Blumenbergs und den Perspektiven ihrer Fortschreibung," in *Metaphorologie. Zur Praxis von Theorie*, 204.

<sup>99</sup> Hans Blumenberg, "Licht als Metapher der Wahrheit. Im Vorfeld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sbildung," in ders., *Ästhetische und metaphorologische Schriften*, Auswahl und Nachwort von Anselm Haverkamp (Frankfurt: Suhrkamp, 2001), 139.

<sup>100</sup> Blumenberg, Hans, *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13.

<sup>101</sup> 參見 Blumenberg, Hans, *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11.



手段。按照亞里斯多德的觀點，隱喻以相似性為基礎，它是詞的轉化形式，是對字面意義的「偏離」；好的隱喻意味著看到相似性。布盧門貝格則認為，將隱喻視為通過一種語言形式去理解另一種語言形式、或曰某種認知的轉換形式是值得懷疑的；絕對隱喻就是認知本身，理所當然地說明所要描述的事物，有些「整體視域」(Totalhorizont)唯有隱喻才能表達。<sup>102</sup>可見，他所說之隱喻，不再是亞里斯多德以降的傳統形式，絕對隱喻是一種後亞里斯多德的隱喻概念。

絕對隱喻見之於概念無法把握、只有隱喻才能體現的「事物」；尤其對科學和抽象事物來說，隱喻的解釋性陳述是必不可少的。換言之：隱喻「多於陳述功能」，而這「確實是隱喻的固有特性」。特定隱喻亦即絕對隱喻是「哲學語言的基本成分」。<sup>103</sup>例如，布盧門貝格意欲以「光」之隱喻來說明一般隱喻與絕對隱喻的區別。自古以來，歐洲的「光」之隱喻對於諸多「真理」思考具有典型意義：既在樸素的、形而上的存在（光）與不存在（無光）之對立中，又在隱喻層面上探索真理的條件和可能性時，西方「光」的隱喻總能見出抽象概念與可見自然之間的關係。而「絕對隱喻」主要藏身於那些不是直接可見的、感官不能體驗的概念之語義場，諸如「真理」、「自由」、「國家」、「歷史」等。承接康德的觀點，布氏稱這些概念為思想。他是在說「整體視域」，指稱歷史、生活、人、存在、自由、上帝、（作為整體的）世界等「現象」。<sup>104</sup>這些需要絕對隱喻來發現的「現象」，多半為西方形而上學和神學的關鍵命題。布盧門貝格的出發點是，關於世界關係和自我關係的一切理論或實際問題，都需要整體視域認識，而這種認識唯有藉助絕對隱喻才能達到：「它的內涵給人的行為提供方

<sup>102</sup> 參見 Hans Blumenberg, "Ausblick auf eine Theorie der Unbegrifflichkeit" (1983), in ders., *Ästhetische und metaphorologische Schriften*, Auswahl und Nachwort von Anselm Haverkamp (Frankfurt: Suhrkamp, 2001), 196.

<sup>103</sup> Blumenberg, Hans, *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9, 10.

<sup>104</sup> 參見 Hans Blumenberg, "Ausblick auf eine Theorie der Unbegrifflichkeit" (1983), in ders., *Ästhetische und metaphorologische Schriften*, 196.

向，賦予某種世界以結構，展示現實之始終無法得知、無法洞悉的整體。」<sup>105</sup>

爲了闡釋概念與隱喻的區別，布盧門貝格在《論隱喻學的幾個範式》的「導論」中，首先援引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和維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的不同學說，前者主張純粹的概念性，後者主張拯救隱喻。依照笛卡爾之見，我們的所有世界知識都應是「清晰明瞭」的，也就是可用概念描述的。維柯則認爲，單憑純粹邏輯無法解讀世界，尤其是歷史世界；因而需要加上「想像邏輯」。從這個意義上說，布盧門貝格有條件地把維柯看作隱喻學鼻祖，但是批評他只把想像邏輯視爲歷史發展的早期階段，從而又陷入笛卡爾主義。維柯認爲隱喻是早期語言發展的重要輔助工具，成熟的人類不再需要隱喻。在此，布盧門貝格超越了維柯。換言之：笛卡爾否認隱喻的認知性，維柯看到了隱喻的餘味，布盧門貝格則強調絕對隱喻的存在，並提出「重新思索想像與邏各斯的關係」。<sup>106</sup>此時，他推出了第三個哲人：康德。布氏明確地將康德觀點視爲其隱喻學的出發點，他說康德的「象徵」（symbol）之說（《判斷力批判》，第59節），「相當貼切地」與自己的「隱喻」用法相吻合。<sup>107</sup>如此看來，絕對隱喻或象徵是「形象卻非寫照」，或曰圖像而非映象。它們指的不是單個事物，因而無法摹寫。亦可反過來說，最典型的絕對隱喻當爲事物的鮮明寫照，而這一事物卻不具備鮮明形象。早在康德那裡，一切概念都需要特定形象：經驗概念問題不大，它可憑藉具體事例來描述；可是非經驗的理性概念或抽象概念，則需要象徵來刻畫。對於康德來說，一個典型例子是「上帝」：抽象地界定「上帝」，比如視其爲萬能的神明，自然不能令人滿意；而形象地將其人格化，又是不合

<sup>105</sup> Blumenberg, Hans, *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25.

<sup>106</sup> Blumenberg, Hans, *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10-11.

<sup>107</sup> 參見 Blumenberg, Hans, *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11, 12; 詳見布盧門貝格遺作：Hans Blumenberg, *Theorie der Unbegrifflichkeit*, aus dem Nachlaß hrsg. von Anselm Haverkamp (Frankfurt: Suhrkamp, 2007), 53-60.

適的。

絕對隱喻實際上是一種悖論形式和矛盾體，即描述不可描述之物。它與「可能的經驗整體」有關，正因此而不單指特定「經驗之事」。<sup>108</sup>說到底，絕對隱喻乃艱澀或無法解答的哲學命題，其特徵在於它對我們的實際功用，「不是自在而是為我們而在」，也就是古希臘思想中的“*απορητική*”：對於無法解答或不可解答之難題的思索。<sup>109</sup>比如「世界」、「生活」、「真理」、「自我」等，這些總是無法僅僅通過概念來感受的東西，卻一再促使人們談論和思考它們。

絕對隱喻被用來表達人的行為中關於世界、自我、上帝等基本視角，只是表達而不是敘寫，因為我們沒法經驗絕對隱喻的表達之物。因此，絕對隱喻不可能完全歸化為概念，反而是對非概念性的補償，常會超出比喻對象而對被描寫之物的整個理論之形成產生影響。在布氏眼裡，隱喻不是憑藉概念獲得的認識，而是一種認識過程和形態。他將西方本體論與概念史考古結合起來：見之於絕對隱喻的傳統形而上學和神學中的非物體性，被視為概念形式和概念話語的考古深層結構。<sup>110</sup>概念落腳於絕對隱喻設定的認識視域。

貢布萊希特當然明白，布盧門貝格《論隱喻學的幾個範式》是專門作為概念史的輔助考察而撰寫的；並且，他後來又轉向「非概念性」研究，隱喻在這一研究中只是很狹窄的特例。對貢布萊希特來說，這是一個較為棘手的問題。因此，他援特文學理論家、概念史的批判者哈韋爾坎普（Anselm Haverkamp，1943-）的極端觀點，哈氏極力宣導布盧門貝格隱喻理論，對隱喻做過深入研究。他認為，概念史在總體上只是「一個頗受局限的史學折中模式」。隱喻學這一「布盧門貝格工程」，不是「推翻」了概念史巨著《哲學歷史辭典》，而

<sup>108</sup> 參見 Hans Blumenberg, *Theorie der Unbegrifflichkeit*, 72.

<sup>109</sup> 參見 Thomas Rentsch, “Thesen zur philosophischen Metaphorologie,” in *Metaphorologie. Zur Praxis von Theorie*, 139, 140.

<sup>110</sup> 參見 Dirk Mende, “Vorwort: Begriffsgeschichte, Metaphorologie, Unbegrifflichkeit,” in *Metaphorologie. Zur Praxis von Theorie*, 7-10.

是「毀滅」了它。<sup>111</sup> 哈韋爾坎普強調布氏絕對隱喻，或曰隱喻的絕對性亦即絕對運用。顯然，這裡的關注點不再是隱喻在獲取知識時的啟發作用，或者它在傳播知識時的價值；假如只看到隱喻的這個功能，那它要麼在找到正確概念之後便成了多餘的東西，要麼只有工具價值。重要的是隱喻在概念性認識中不可摒除的構造作用，尤其是晚年布盧門貝格將隱喻學發展為一種「非概念性」理論。

貢布萊希特的「前言」是否真的擊中了問題的要害？這位後現代造勢理論家顯然很有嗅覺，而其方法極為「時興」，即已經見之於早期現代和現代盛期的那種「時興一過時」之二元模式。無論如何，他的「金字塔」是一個挑戰。除了後現代話語之外，貢布萊希特還「發現」了概念史的一些特殊之處，它們與概念史的幾個「隱藏的維度」或曰「若明若暗的維度」、「難以捉摸的維度」、「看不見的維度」有關，<sup>112</sup> 並且很可能是概念史很長時期之非凡能量的根源。在他看來，概念史說到底只有一種補償功能，這是他的論述基調。他說，那些隱藏的「特殊維度」<sup>113</sup> 是自己回顧和總結之時才看到的：首先，理論的不明晰曾是概念史很長時期取得成就的前提；而未能明確釐定語言與世界的關係，緣於不夠堅定的意願。他詰難說，科塞雷克式概念史的一個明顯特徵，是「在語言的世界所指這個問題上猶豫不決」。<sup>114</sup>

<sup>111</sup> 參見 Anselm Haverkamp, "Metaphorologie zweiten Grades: Geld oder Leben - Kurze Einführung in die Verkomplizierung eines Gemeinplatzes" (2005), S. 3, [http://www.kuwi.europa-uni.de/de/lehrstuhl/lw/westeuropa/Haverkamp/publikationen/Neues/Metaphorologie\\_zweiten\\_Grades\\_2005.pdf](http://www.kuwi.europa-uni.de/de/lehrstuhl/lw/westeuropa/Haverkamp/publikationen/Neues/Metaphorologie_zweiten_Grades_2005.pdf), 檢索日期：2013年3月24日。

<sup>112</sup> 參見 Hans-Ulrich Gumbrecht, "Pyramiden des Geistes. Über den schnellen Aufstieg, die unsichtbaren Dimensionen und das plötzliche Abebben der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10.

<sup>113</sup> Hans-Ulrich Gumbrecht, "Pyramiden des Geistes. Über den schnellen Aufstieg, die unsichtbaren Dimensionen und das plötzliche Abebben der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28.

<sup>114</sup> Hans-Ulrich Gumbrecht, "Pyramiden des Geistes. Über den schnellen Aufstieg, die unsichtbaren Dimensionen und das plötzliche Abebben der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27.

其次，同樣不夠堅定的是對語言與事物的關係亦即概念史的認識論追求。概念史著力藉助概念看到語義之外的現實，而這一希望早已落空。它把喚醒流傳之事看作人文科學研究之不可避免的前提；可是，這並不是理所當然的，因而不會被人重新拾起。最後，概念史依託伽達默爾「能夠被理解的存在是語言」之信條，倚重可用語言表述的東西，從而遮罩了那些不可言傳的存在。<sup>115</sup>

對貢布萊希特〈前言〉的反響情形各異，真正的論戰並未發生。人們自然弄不明白，既然概念史早就被「推翻」甚而「毀滅」，貢氏有何必要再版自己早就發表於重要參考文獻、輕易可得之舊作呢？例如他的名文〈現代的·現代性·現代〉刊載於《歷史基本概念》，與賴夏特合著的名文〈哲學〉，刊載於《法國政治和社會基本概念工具書，1680-1820》。其實，他退避三舍的做法，本身未必與概念史方法、概念詞語或概念場域有關。如前所述，「絕對隱喻」是布盧門貝格參與《哲學歷史辭典》工程時所發展的一個概念，而哈韋爾坎普和貢布萊希特多年以後對概念史的詰難，亦同《哲學歷史辭典》沒有收入布氏研究成果這一「故事」有關。因此，他們的論辯主要涉及哲學概念史。

哲學概念史從未否認概念無法表達不能完全斥諸語言的存在。可是，存在之抽象思維也需要語言才能完成，這一認識是概念史和隱喻學共有的。隱喻和概念各自能做什麼、做不到什麼，正可以通過考察它們豐富的「互動」顯現出來。隱喻研究不是人文科學中的新範式，如果它觀照、開拓和發展概念史，當然也能取得可喜成果。貢氏自然有理由像布盧門貝格那樣揭示「前概念」現象，挖掘不見於文本或詞義的東西，也就是闡釋學解釋不了的東西。雖然，他遲早也要與自己曾經深有研究的概念史這一闡釋學課題碰撞。依託概念的理解和交

---

<sup>115</sup> ans-Ulrich Gumbrecht, "Pyramiden des Geistes. Über den schnellen Aufstieg, die unsichtbaren Dimensionen und das plötzliche Abebben der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7-36.

流，不會在概念之外進行，而在概念交往之中。人們或許應當看到，正因為隱喻是概念的基礎，或曰概念由隱喻發展而來，所以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形式的隱喻。當然，絕對隱喻、隱喻和概念之間存在差別。語言運用的形式（隱喻或概念）各有其不同的功能。至於當從隱喻出發思考概念，或從概念出發思考隱喻，這取決於不同的具體情況。

哈韋爾坎普認為，概念史與隱喻學不是互補的，而是完全對立的。這樣，他連同貢布萊希特便落後於隱喻學的權威人物布盧門貝格，後者認為理想的隱喻學方法總是與其他方法形成互補，它「必須達到一種思想或一個時代的概念與隱喻、界定與情景相結合的整體表達之境界」，從而不再是單純的隱喻學。<sup>116</sup>顯然，概念的深層結構以及前概念或非概念，未必能夠使概念史遭遇如哈韋爾坎普所說的滅頂之災。

## 七、概念史的新近發展與國際影響

人們不應只停留於環視「金字塔」，還必須打開其入口，端詳其內部構造，穿行於複雜的通道，旨在斷定各種功能或沒有的功能，以及還可能有的功能，或者需要揚棄的東西。儘管德國概念史研究還存在理論上的不確定性，但它依然具有典範意義。可惜的只是迄今還未出現真正的全面總結。

毋庸置疑，被譽為德國人文科學範式之一的概念史研究，並沒有真正死去，沒有真正消失。恰當的說法應當是，科塞雷克及其同仁的早期研究計畫及其發展，在《歷史基本概念》等概念史研究竣工之時已經實現，而科塞雷克本人或許是最後承認這一點的人。如前文所

---

<sup>116</sup> 參見 Lutz Danneberg, "Sinn und Unsinn einer Metapherngeschichte," in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421。文中語錄出自布氏論著：《論隱喻學的幾個範式》。

述，辭典工程越是漫長，他越對自己的理論設想的實施感到不滿。他完全明白辭書表現形式的固有缺陷，可是早先的理論設定因為該著的連貫性而必須遵守，他只能順從「理論上的束縛」，而他自己的理論卻沒有停止腳步。對他來說，《歷史基本概念》只是他走向也顧及語言實用維度之歷史語義學的第一步。誠然，該著主要依託辭書類文獻、政治理論文本以及其他一些參考資料，將重點集中於詞語之歷時語義變遷中的聯接點，而缺乏對交往狀況和行為過程的觀照。儘管如此，這種模式依然有其借鑑價值，它的方法能夠讓人相當快地看到有憑有據的結果。<sup>117</sup>

概念史研究確實已經過時？它確實在1990年代「突然退潮」？貢布萊希特無條件地沉湎於自己的想法、經驗和興趣（或者無興趣），清理著自己「青年時期的思想沉澱」。<sup>118</sup> 他的《精神金字塔》所存在的一個問題，是他沒有真正看清自己所說的話語環境或曰「認識論環境」。他沒有發現1990年代之後概念史領域的一個變化：大部分從事概念史重大研究課題的學者，其學術成長環境早就離開了貢布萊希特所說的受到里特爾、伽達默爾或布盧門貝格影響的理路，隱喻學學者也多半如此。他們的思路受到盧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的影響，或者信奉傅柯的話語分析理論。而就科塞雷克式的概念史而言，貢布萊希特的看法還停留於1990年代的認識。

在德國區，概念史還在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關注經典概念史未曾開發的歷史時期，借鑑新的研究方法。例如，新近備受歷史學界

---

<sup>117</sup> 關於經典概念史與歷史話語分析的各種模式之概覽，參見 Rolf Reichardt, “Historische Semantik zwischen lexicométrie und New Cultural History. Einführende Bemerkungen zur Standortbestimmung,” in *Aufklärung und Historische Semantik. Interdisziplinäre Beiträge zur westeuropäischen Kulturgeschichte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Beiheft 21)*, hrsg. von R. Reichardt, Berlin 1998. S. 7-28.

<sup>118</sup> Hans-Ulrich Gumbrecht, “Pyramiden des Geistes. Über den schnellen Aufstieg, die unsichtbaren Dimensionen und das plötzliche Abebben der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8-9.

關注的一個重大課題，是宗教概念史研究，考索歐洲早期近代以降宗教團體化的語言表達形式。<sup>119</sup> 考察範圍從宗教概念史本身到宗教群體之間的自我認同和他者形象，再到宗教機構和運作的稱謂等。在宗教衝突不斷增長的今天，該研究課題也在逐漸顯示出其政治上的啟蒙維度。另一個概念史研究重點，見之於跨學科知識及科學史考察，偏重知識體系的話語分析研究，其中包括自然科學的概念史研究。

分析自然科學之範疇和概念的文化特色、政治語境及其相關知識的語義，亦有助於對研究對象的客觀歷史評價。里特爾的老師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曾設想過周全的歷史語義學方法，如今向文化研究開放的概念史一再援引卡西勒《人論》（*An Essay on Man*）中的說法：「不是自然法則而是語義學準則，給歷史思維提供普遍原則。」<sup>120</sup> 然而，正是這一說法中的二分法，可能遮蔽一個事實，即自然法則同樣有其歷史語義，如同諸多文化話語時常借用自然科學的語義一樣。誠然，自然科學依然需要明確的術語，但是無視事實與闡釋的區分，或多或少忽略了一個現象，即事實之描述需要在話語場中進行。<sup>121</sup>

經典概念史研究專注於「鞍型期」這一現代之形成期，對於現代盛期以及整個二十世紀的考證極為薄弱。十九世紀的許多經驗材料，已經不在《歷史基本概念》的考察範圍之內，二十世紀更不是其探究對象，即便一些科學假設與二十世紀有著諸多關聯並能促進相關問題的「續寫」。戈伊倫（Christian Geulen, 1969-）提出繼承《歷

---

<sup>119</sup> 參見 Lucian Hölscher (Hrsg.), *Baupläne der sichtbaren Kirche. Sprachliche Konzepte religiöser Vergemeinschaftung in Europa*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7).

<sup>120</sup> Ernst Cassirer, *Versuch über den Menschen. Einführung in eine Philosophie der Kultur*, aus dem Englisch übers. von Reinhard Kaiser, Hamburg: Meiner, 1996; Original: Ernst Cassirer, *An 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297.

<sup>121</sup> 參見 Ernst Müller, "Einleitung: Bemerkungen zu einer Begriffsgeschichte aus kulturwissenschaftlicher Perspektive," in *Begriffsgeschichte im Umbruch?*, 11.



史基本概念》的研究模式，考察「二十世紀基本概念的歷史」，圍繞大的時代命題對相關概念做系統的歷史勾稽和考析，也就是以那些作為時代歷史的組成部分、具有構建意義的中心概念為依託，推究二十世紀的社會和政治語言運用以及經驗闡釋。戈伊倫把二十世紀看作另一個「過渡期」，<sup>122</sup> 從新的社會經驗和期待以及語義結構變化出發，效仿科塞雷克而提出新的、具有支配性特徵的語義「四化」：「科學化」（*Verwissenschaftlichung*），即許多關於自我和世界的基本概念在很大程度上科學化，其中包括科學的普及以及科學本身的社會化；「大眾化」（*Popularisierung*），即新的傳媒和資訊技術使概念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和廣泛傳播（與科氏「民主化」相對應），從而導致概念之社會功能的巨大變化；「地域化」（*Verräumlichung*），即許多概念的極為明顯的地域化傾向（不排除科氏「時代化」依然有效），這不僅包括國際貿易中的市場分布，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的版塊劃分，例如「歐洲化」、「美國化」、「蘇聯化」等，亦包括「先進」、「落後」或貧富差別的地域區分以及大規模遷徙；最後是「流動化」（*Verflüssigung*），即政治和社會概念的多義性和開放性及其在不同語境中的運用和融合。<sup>123</sup> 以上是對德國概念史新近發展的簡要論述。

貢布萊希特所說的「精神金字塔」，雖然展示出一座宏偉建築，卻是一個墓地而已。這當然遭到許多學者的反駁。施泰因梅茨（*Willibald Steinmetz*, 1957-）便宣導繼承概念史傳統，同時賦予其新的方向。他竭力證明概念史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用世界範圍之豐富多彩的概念史研究事例來駁斥貢氏的「安息吧」悼詞。<sup>124</sup> 或許是德國著

<sup>122</sup> 就整個歷史發展而言，每個時代都可被視為「過渡期」。但在進行具體時代劃分的時候，「過渡期」往往是後來才能發現和重構的。因此，戈伊倫把二十世紀看做「過渡期」，似乎缺乏必要的歷史距離，為時過早。

<sup>123</sup> 參見 Christian Geulen, "Plädoyer für eine Geschichte der Grundbegriffe des 20. Jahrhunderts," in *Zeithistorische Forschungen/Studie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7 (2010), H. 1, 79-97.

<sup>124</sup> 關於概念史在德國宣導之後的德國和國際發展狀況以及大量研究實例，參見施泰因梅茨提綱挈領的論述：*Willibald Steinmetz*, "Vierzig Jahre

名的概念史巨著遮住了貢氏視線，使他沒有看到其視野之外的發展。這個診斷者之竭力退避的目光，未能看到或提及概念史正是在進入1990年代之後開始走向世界，並產生很大反響。他的評估完全與活躍的「概念史運動」之實際狀況相左。

概念史研究正在強勁發展著，尤其在德國之外。正是二十世紀末以來，概念史不再是一個「德國特有的追求和研究綱領」。<sup>125</sup> 其實，貢布萊希特專注和援引的，只是概念史的早先設想。概念史「運動」並沒被束縛，新思維正在不斷滲入這一研究方法，概念史依然在不斷適應新的形勢。注重實證的概念史範式，並不需要激情洋溢的綱領，而是扎實的考證。它至少不必把自己打扮成歷史隱喻研究的對立模式。相反，對於隱喻的樂趣也在概念史研究中呈現出勃然生機。

里希特早在1980年代後期就在英美發表文章介紹德國概念史，<sup>126</sup> 並於1995年發表評述專著《政治概念和社會概念的歷史——綜合述評》，引起科塞雷克的概念史模式在英美的討論。作者不但討論了《歷史基本概念》，還介紹了賴夏特等人主編的《法國政治和社會基本概念工具書，1680-1820》。他也是最早探討兩部概念史辭書與劍橋學派普考克和斯金納的著述和思考之理論關係的英美學者之一。<sup>127</sup>

---

Begriffsgeschichte -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Sprache – Kognition - Kultur. Sprache zwischen mentaler Struktur und kultureller Prägung*, hrsg. von Heidrun Kämper und Ludwig M. Eichinger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8), 174-197.

<sup>125</sup> Hans-Ulrich Gumbrecht, “Pyramiden des Geistes. Über den schnellen Aufstieg, die unsichtbaren Dimensionen und das plötzliche Abebben der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9.

<sup>126</sup> Melvin Richter, “Conceptual History (Begriffsgeschichte)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Political Theory* 14 (1986), 604-637; Melvin Richter, “Begriffsgeschicht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8 (1987), 247-263; Melvin Richter,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Languages: Pocock, Skinner, and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History and Theory* 19 (1990), 38-70.

<sup>127</sup> 參見 Melvin Richte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中文版見張智譯：

漢尼嫩（Sakari Hanninen，1948-）和帕洛嫩（Kari Palonen，1947-）主編的《文本、語境、概念：語言中的政治和權力研究》（1990），主要收錄了芬蘭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著述，主題為「語言論轉向」對不同學科所產生的影響。各篇論文主要依託的方法論如編者「導言」所述，贊同科塞雷克起始於他的成名作、博士論文《批評與危機》（1954），<sup>128</sup> 尤其是其論文〈非對稱的對立概念的歷史政治語義〉（1975）<sup>129</sup> 之研究方法和特色：概念史所查考的概念語義，並不是一成不變地傳流下來的，它們在政治上始終充滿爭議；並且，它們正是在語義爭辯和衝突中塑形的：「概念不是在講政治……而始終是政治的對象。」<sup>130</sup>

漢普歇爾—蒙克（Iain Hampsher-Monk，1946-）等人主編的《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sup>131</sup> 編輯和出版主要由荷蘭學者和機構擔當。不同作者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德國概念史與劍橋學派思想史輸入其他文化和語區的可能性，比如在荷蘭的運用。因此，書中一再論及比較可能性亦即概念史的比較潛能。該著的突出之處是其藝術史研

---

《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sup>128</sup> 科氏在海德堡大學撰寫的博士論文《批評與危機》（1954），主要受到他原先的導師施密特（Carl Schmitt）思想的影響，1959年成書時加上副標題「市民社會的病理起源研究」。作者根據施密特的國家學思想，全面評述了啟蒙運動及其歷史哲學。至2010年，這部很有影響的著作已有十多版問世，並被譯成多種語言。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Kritik und Krise. Eine Studie zur Pathogenese der bürgerlichen Welt* (Frankfurt: Suhrkamp, 1973).

<sup>129</sup> Reinhart Koselleck, "Zur historisch-politischen Semantik asymmetrischer Gegenbegriffe," in ders.,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211-259.

<sup>130</sup> Sakari Hanninen/Kari Palonen, "Introduction: Reading, Politics and Power?," in *Texts, Contexts, Concepts. Studies on Politics and Power in Language*, ed. by Sakari Hanninen/Kari Palonen (Helsinki: Finnish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0), 10.

<sup>131</sup>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Frank van Vree (Eds), *History of Concep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中文版見周保巍譯：《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究及其對語言與藝術、概念與圖像的觀照所展示的跨學科方向。這一路徑也讓人想起概念史不可忽視的、藝術史家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圖像闡釋學傳統，以及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文化史的藝術史之維給荷蘭留下的思想遺產。

經典概念史早已國際化，在芬蘭、荷蘭和西班牙等國均有出色的研究中心，主要依照科塞雷克設計、賴夏特等概念史專家進一步發展的研究模式探討問題。國際「政治與社會概念史學會」（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Group, HPSCG）1998年以來已經舉辦了十多次學術研討會；「概念史與政治思想國際講習班」（Concepta.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chool in Conceptu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Thought）於2006年創建。<sup>132</sup>（這也是《精神金字塔》發表之年。）很有特色的「伊比利亞概念史網路」（Iberconceptos. Proyecto y Red de Investigación en Historia Conceptual Comparada del Mundo Iberoamericano），<sup>133</sup> 主要從事大西洋兩岸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語區的概念史研究：以西班牙十九、二十世紀社會與政治辭典（二卷本）為依託，<sup>134</sup> 12個國家的100多位研究人員參與該網路專案，從不同區

---

<sup>132</sup> 關於「政治與社會概念史學會」舉辦的國際會議與其他學術活動，見網頁：<http://www.jyu.fi/yhtfil/hpsc/>；「概念史與政治思想國際研究講習班」的網頁為：<http://www.concepta-net.org/>，檢索日期：2012年1月20日。

<sup>133</sup> 關於「伊比利亞概念史網路」的狀況，見網頁：<http://www.iberconceptos.net/>。關於該專案的概念史研究方案，參見 Noemí Goldman, “Un dictionnaire de concepts transnationaux: Le projet *Iberconceptos*,” in *Hermès* 49 (2007), 77-82;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Juan Francisco Fuentes, “Von der Geistesgeschichte zur historischen Semantik des politischen Wortschatzes. Ein spanischer Versuch in der Begriffsgeschichte,” in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46 (2004), 225-239. 檢索日期：2012年1月20日。

<sup>134</sup>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Juan Francisco Fuentes (Dirs.), *Diccionario político y social del siglo XIX español* (Madrid: Alianza, 2002);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Juan Francisco Fuentes (Dirs.), *Diccionario político y social del siglo XX español* (Madrid: Alianza, 2008)。另參見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 / Crisóbal Aljovín de Losada (Dirs.), *Diccionario político y social del mundo iberoamericano* (Madrid: CEPC, 2009)。

域、國家和國際視角出發，共同探討跨大西洋文化之概念史關鍵時期（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與科氏「鞍型期」年代相仿）的相關問題。

老牌概念史年刊《概念史文庫》（*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1955-）和注重詞彙史研究的《詞彙學通訊》（*Cahiers de lexicologie*）（1959-）而外，另有一些新的國際學術刊物問世，比如在芬蘭出版的英語雜誌《重寫——政治思想與概念史年刊》（*Redescriptions. 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Conceptual History*）（1997-），<sup>135</sup> 由巴西協調的英語雜誌《概念史文稿》（*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2005-）。這些刊物都很明確地研究概念史理論和方法以及具體實踐。另外，概念史在世界範圍的影響，亦體現於各種概念史課題、專著、論文不斷刊行。

中國的歷史語義學或概念史研究，主要起始於譯介西方尤其是德國的概念史方法；方維規的論文〈論近現代中國「文明」、「文化」觀的嬗變〉，<sup>136</sup> 是借鑑德國概念史進行實證研究的較早嘗試。近年來，概念史研究在東亞給人「異軍突起」之感。中國學者的相關研究在方法探討和實證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就，逐漸形成了東亞近代知識考古、資料庫研究方法、歷史文化研究方法、近代新名詞研究、近代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研究等不同研究路徑。<sup>137</sup> 金觀濤、劉青峰、馮天瑜、黃興濤、孫江、章清、方維規等學者，<sup>138</sup> 對不少概念和術語在中西日

<sup>135</sup> 該刊前7期刊名為《政治思想芬蘭年刊》（*Finnish 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2003年更名為《重寫——政治思想與概念史年刊》（*Redescriptions. 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Conceptual History*），2008年再次更名為《重寫——政治思想、概念史與女性主義理論年刊》（*Redescriptions. 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 Conceptual History and Feminist Theory*）。

<sup>136</sup> 方維規：〈論近現代中國「文明」、「文化」觀的嬗變〉，《史林》1999年第4期，頁69-83。

<sup>137</sup> 關於概念史研究在中國大陸的發展狀況，參見李里峰：〈概念史研究在中國：回顧與展望〉，《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頁92-100。

<sup>138</sup> 此處主要以中國的概念史研究為主要觀察對象來論述問題。臺灣亦有

文化互動中的生成和發展作了深入探討。方興未艾的「近現代西學東漸之漢語歷史語義學」，<sup>139</sup>已顯示出強勁的學術潛力和獨特魅力。例如，金觀濤、劉青峰從1997年開始著手創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所收資料含括近代報刊、近代檔案、清代經世文編、近代士大夫論著、晚清來華外人中文著譯、晚清西學教科書等六大類文獻。二者依託「資料庫」寫成專著《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sup>140</sup>將自己的考析方法概括為「以關鍵詞例句為中心的資料庫方法」。近年來，他們繼續在「數據庫」（臺灣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的基礎上，持續開展數位人文學探索，即追求人文研究與數位方法（詞彙檢索和分布統計）的結合。馮天瑜主持、以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為平臺的「近代漢字術語的生成演變與中西日文化互動研究」，一方面就近代漢字術語生成載體中的術語情況作系統考索，主要分早期漢文西書、晚期漢文西書、期刊、教科書、辭書等載體類型；另一方面圍繞各學科門類的術語群作歷時性考析，探究其古今演繹、中外對接的情形。

引人矚目的《新史學》同仁，亦對概念史研究表現出極大興趣：孫江主編的《新史學》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2008），收錄多篇探討近代概念問題的論文；黃興濤主編的《新史學》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2009），亦與概念史密切相關。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是由臺灣政治大學、韓國翰林大學和日本關西大學合作出版的《東亞觀念史集刊》於2011年創刊。這一國際刊物的宗旨是「展現新興

---

黃克武、潘光哲、沈松僑等學者頗為可觀的成果。日本的沈國威、陳力衛、劉建輝等學者也參與了相關概念史課題。近期當然還有不少很有意義的實證研究。限於篇幅，在此只列筆者較為瞭解其卓越成果的學者姓名，不擬對其成果詳加介紹。

<sup>139</sup> 方維規：〈歷史語義學與概念史——關於定義和方法以及相關問題的若干思考〉，收於馮天瑜等編：《語義的文化變遷》，頁18。

<sup>140</sup>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研究課題與重要學術成果」，通過「跨語言、跨文化、跨地域、跨領域的研究合作與資源整合」，推動不同學術社群的學術對話，「交流風氣」。<sup>141</sup> 該刊雖以「觀念史」名之，但其中的大部分論文實為概念史研究。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資助的《亞洲概念史研究》叢刊也於2013年問世。這一國際叢刊所要達到的目標是：「首先梳理中國現代知識體系的生成與流變，繼而在東亞範圍內進行比較研究，最後在全球史視野下，從中國和東亞的視角與歐美學界進行理論對話。」<sup>142</sup> 縱觀東亞的漢語歷史語義學發展現狀，各種學術會議、論著、刊物風格各異、各具風采，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特點：考析西方概念如何在近代東亞被翻譯為漢字概念及其古今演變、中外涵化的語用實踐，以及漢字文化圈內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概念互動，由此揭示東亞現代性的異同。

從概念史研究的國際發展狀況來看，不多的一些說明和揀選的事例，當能反駁貢布萊希特關於概念史已經死去的說法。值得做的事情，或許不是診斷或預見概念史的終結，而是尋找概念史為何依然如此頑強的原因；它雖然理論不夠明晰，卻依然如此多產並富有魅力。不只僅此而已，概念史基礎理論沒能解決的有些問題，可在具體研究中繼續探索。換言之：每個研究者可以根據具體材料，儘量貼切地闡釋具體語境中的語言與世界的關係。這也涉及貢布萊希特提出的一個問題，即歷史的認識價值問題。<sup>143</sup> 在他看來，儘管概念史竭力追求歷史認識，但它從未明確說明往事究竟有何認識價值。<sup>144</sup> 他沒能看到

<sup>141</sup> 鄭文惠：〈發刊詞〉，《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XVI。

<sup>142</sup> 孫江、劉建輝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1輯（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發刊緣起與意旨〉。

<sup>143</sup> 參見 Hans-Ulrich Gumbrecht, "Pyramiden des Geistes. Über den schnellen Aufstieg, die unsichtbaren Dimensionen und das plötzliche Abebben der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28.

<sup>144</sup> 這一指責其實並無說服力。科塞雷克多次明確說明過他的研究用意：他在歷史研究中分析詞彙，正是要揭示詞彙如何融入歷史，避免用今天的認識來詮釋歷史狀況。我們也可以藉助科塞雷克如何理解過去與現在、現在與

的是，確認歷史的認識價值，當然也可以成爲具體研究所要完成的任務，甚至是從事相關研究的重要動機。或許正是放棄尋找通用的理論，放棄具體研究的概念史理論依據，才使研究顯示出生機。人們得以悉心辨析材料、推究事源，各自發現和解決問題。誰也不用偏要將具體研究與哪個宏偉理論結合起來，更沒有必要服從後現代理論。何況，不用等多久，後現代便是昨日黃花。

## 八、問題與展望

世界上各種新的研究，不只滿足於將德國的概念史範式移植到其他國家和語言，而是帶著審視的目光借鑑德國方法，並根據不同考察視角提出新的問題。正是貢布萊希特注意到的有些概念史問題或局限，隨著概念史的逐漸國際化而越來越顯示出其迫切性。比如，概念史的一些關鍵要素始終沒有得到明晰而充分的闡釋：究竟何爲詞語與概念的關係？（這個問題或許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爲了確立某些概念、對立概念、相近概念、平行概念等，只要抓住主要詞語就已足夠？<sup>145</sup> 究竟何爲「概念」或「基本概念」（仿佛不是問題的問

---

未來的區別來解釋這個問題：他認爲近現代「歷史意識」的顯著特徵是往昔（「經驗空間」）與未來（「期待視野」）之間的非對稱性（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Erfahrungsraum’ und ‘Erwartungshorizont’ – zwei historische Kategorien,” in ders.,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349-375)。在《歷史基本概念》課題範圍內，經驗空間與期待視野的矛盾所產生的非對稱性，既對「考察舊世界的解體與現代世界的誕生如何體現於概念的歷史」，也對「鞍型期」的理論假設有著關鍵意義，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 1, XIV-XV.

<sup>145</sup> 科塞雷克針對這個問題而談論「語義學」時，也強調了概念與詞語的緊密關係，這樣才能在方法上駕馭研究材料和範圍，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Hinweise auf die temporalen Strukturen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Wandels,” in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40-41。同時，他以此回應了布塞的批評，後者指責概念史過於依託主要詞語而忽略了概



題)？如何確認這些概念？<sup>146</sup> 至關緊要的還有：在這些問題域中，何為建立語言與事物之關係的前提條件？語言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事物的塑形？面對所有這些問題，有一點似乎毫無疑問，即德國特色的概念史擺脫了思想史的傳統：人們以結構史為基礎，根據具體歷史和社會語境中的語言運用，研究對象不只局限於世界史中「偉大思想家」的觀念之變化和命運。

十六世紀以降，歐洲殖民者的語言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印度、中國、日本）對當地語言形成了巨大的改變壓力，隨之出現了翻譯西方語言概念或者本土概念的轉義等現象。如阿薩德（Talal Asad, 1933-）以阿拉伯語為例所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大部分非歐洲語言都在翻譯歐洲語言文本的過程中改變了模樣，並向歐洲語言靠攏。<sup>147</sup>

---

念的生成過程。布塞建議淡化概念史，注重「話語基本形態」的研究，參見 Dietrich Busse, “Historische Diskurssemantik. Ein linguistischer Beitrag zur Analyse gesellschaftlichen Wissens,” in Anja Stukenbrock/Joachim Scharloth (Hrsg.), *Linguistische Diskursgeschichte. Sprache und Literatur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31, Heft 86 (2000), 39-53.

<sup>146</sup> 對此，科塞雷克自己給出了不少相互競爭的界定建議。他說：「在我們的方法中，政治和社會語義的關聯成分，大量匯聚於一個詞語，全盤進入這一詞語並用以表達語義關聯，它便成爲一個概念。」（Reinhart Koselleck, “Vorwort,”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 7, 1992, XII）在後來的著述中，他又在話語功能中理解概念：概念乃論說之中心和要點，所有論證都圍繞其展開（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di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Hartmut Lehmann/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nor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65）。正是前一種說法讓人猜測，科塞雷克的概念定義無外乎維根斯坦在其《哲學研究》（1953）中所探討的「含義即用法」。而在語言運用中存在一些語詞，所有相關政治和社會知識是真正理解它們的必要前提，這就使其成爲基本概念。

<sup>147</sup> 參見 Talal Asad, “Übersetzen zwischen den Kulturen. Ein Konzept der britischen Sozialanthropologie” in Eberhard Berg u. Martin Fuchs, Suhrkamp Verlag (Hrsg.), *Kultur, soziale Praxis, Text. Die Krise der ethnographischen Repräsentation* (Frankfurt/M. 1993), 323-324.

隨著概念史的國際化，亦即跨國或全球視野的增長，一種現象日顯突出：在思想和概念的國際傳輸中，不少概念在被譯入其他語言時，時常沒有完全對應的概念詞語；漢譯西文是一個極為典型的事例，即便新造詞語也未必能夠真正解決問題。爲了說明這個問題，我想避開中西截然不同的傳統知識文化體系與相去甚遠的語言結構之間的翻譯問題，選擇一個較易理解的事例，即發生在同一文化圈中的翻譯問題。

直至進入十九世紀，存在於歐洲不同疆域的多語種現象是很正常的。這就常會出現一種現象，即源於一種外語（如拉丁語、法語）的「外來詞」，起初常以模糊的詞義進入本土（口語和書面語）語言，近代早期的許多文獻資料都能證明這一點。這種詞彙進口和出口是通過什麼傳輸管道和媒介、由誰的努力才發生的，本身就是一個歷史語義學研究課題。誠然，除了個別歷史翻譯研究之外，這個方向的研究在歷史語義學中還不多見。實際情況是，吸納外來語詞，很可能發生語義的偏移，或者一知半解的現象。外來詞起初言之不詳的含義，常會出現多種用法。比如一個外來詞的特定貶義內涵，可能改變本土語言中某個相近詞語的意思，從而引發原先沒有的語義分辨。一個典型例子是德語中的法語詞“bourgeois”（資產者，富有市儈）最晚在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使用之後的貶義內涵，使德語詞“bürger”（市民，公民，中產者）獲得了不帶主觀或客觀色彩的褒義蘊涵。另外如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用德語詞“bund”（同盟）翻譯《聖經·舊約》詞語“berith”，使原先的世俗概念“bund”獲得了宗教色彩，這一隱含意義直至進入十九世紀還相當明顯。<sup>148</sup>

歐洲疆域的語言互譯況且如此，<sup>149</sup> 世界範圍的翻譯難度可想而知

<sup>148</sup> 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Hinweise auf die temporalen Strukturen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Wandels”, in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43-44.

<sup>149</sup> 當然，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東亞漢字文化圈內部的概念傳輸中也存在類似狀況，即字形相同的概念，含意未必相同或者完全對等。

知。全球視野的歷史語義學是複雜的、跨地域的探索，要求優異的語言、文化和歷史感受力及判別力。跨文化語義史的認識潛能，尤其見之於對歐洲（西方）與歐洲之外的思想概念之異同的明辨，這同時也是在敘寫體現於文化層面的政治權力關係所發揮的作用。這樣的考析將焦距對準交往過程、知識傳輸和翻譯時，亦能關注和分析各種關係和交流中微妙的、不易發現的等級關係和先入之見。

從這個意義上說，貢布萊希特提出的另一個問題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通過什麼途徑才能尋找隱喻的、包括口語描述和視覺印象所表達的那些未被或不能用概念把握的世界認識？<sup>150</sup> 同樣，如果對不同的語言共同體進行比較，探討它們之間的翻譯過程，那麼，語言運用、概念形成和所謂「事物史」之間的制約條件和關係就變得更為複雜了。此時，與其預設對應概念的相似性並對之進行比較，不如考察對應的歷史經驗以及不同語言是如何將這些經驗轉變為概念的。<sup>151</sup> 而在概念史之國際化過程中出現的挑戰，無疑是史學研究中最有意義的研究課題之一。聯繫東亞概念史研究，考索東亞範圍的語義之「微觀歷史」和「宏觀歷史」，漢字文化圈的歷史語義學大有前景：它不僅關涉中、日、韓等國緣於各自歷史條件、發展狀況和轉型形式等內部微觀歷史，亦與漢字文化圈跨國宏觀歷史文化相關。而就世界範圍而言，漢字文化圈又是某種意義上的「微觀歷史」，因為近現代社會和觀念轉型期的漢語嬗變，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學東漸的產物。因此，漢語歷史語義學又是跨越東西半球和兩大文化的跨學科研究。這不僅使研究更加紛繁和複雜，也使它更為光彩奪目。<sup>152</sup>

<sup>150</sup> 參見 Hans-Ulrich Gumbrecht, “Pyramiden des Geistes. Über den schnellen Aufstieg, die unsichtbaren Dimensionen und das plötzliche Abebben der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36.

<sup>151</sup> 參見 Margrit Pernau, “Gab es eine indische Zivilgesellschaft im 19. Jahrhundert? Überlegungen zum Verhältnis von Globalgeschichte und historischer Semantik,” in *Traverse* 3 (2007), 51-66.

<sup>152</sup> 方維規：〈歷史語義學與概念史——關於定義和方法以及相關問題的若干思考〉，收於馮天瑜等編：《語義的文化變遷》，頁17。

## 徵引書目

- 方維規：〈歷史語義學與概念史——關於定義和方法以及相關問題的若干思考〉，收於馮天瑜等編：《語義的文化變遷》，長沙：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2-19。
- 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談中國相關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新史學》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3-20。
- 方維規：〈「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85-116。
-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李里峰：〈概念史研究在中國：回顧與展望〉，《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頁92-100。
- 孫江、劉建輝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1輯，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發刊緣起與意旨〉。
- 鄭文惠：〈發刊詞〉，《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XI-XX。
- Adorno, Theodor W. *Philosophische Terminologie*, Bd. 1. Frankfurt: Suhrkamp, 1974.
- Asad, Talal. "Übersetzen zwischen den Kulturen. Ein Konzept der britischen Sozialanthropologie," in *Kultur, soziale Praxis, Text. Die Krise der ethnographischen Repräsentation*, hrsg. von Eberhard Berg u. Martin Fuchs,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M. 1993, S. 300-334.
- Blumenberg, Hans. "Licht als Metapher der Wahrheit. Im Vorfeld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sbildung" (1957). in ders., *Ästhetische und metaphorologische Schriften*, Auswahl und Nachwort von Anselm Haverkamp, Frankfurt: Suhrkamp, 2001, 139-171.

- Blumenberg, Hans. *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1960). Frankfurt: Suhrkamp, 1999.
- Blumenberg, Hans. “Nachbemerkungen zum Bericht über das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in *Jahrbuch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Literatur Mainz*, (1967), 79-80.
- Blumenberg, Hans. “Beobachtungen an Metaphern,” in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H. 15 (1971), 161-214.
- Blumenberg, Hans. “Ausblick auf eine Theorie der Unbegrifflichkeit” (1983). in ders., *Ästhetische und metaphorologische Schriften*, Auswahl und Nachwort von Anselm Haverkamp. Frankfurt: Suhrkamp, 2001, 193-209.
- Blumenberg, Hans. *Theorie der Unbegrifflichkeit*, aus dem Nachlaß hrsg. von Anselm Haverkamp, Frankfurt: Suhrkamp, 2007.
- Bödeker, Hans Erich (Hrsg.).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2.
- Bollenbeck, Georg. *Bildung und Kultur. Glanz und Elend eines deutschen Deutungsmusters*. Frankfurt: Insel, 1994.
- Brunner, Otto. *Land und Herrschaft. Grundfragen der territorial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Südostdeutschlands im Mittelalter*. Baden bei Wien: Rohrer, 1939.
- Busse, Dietrich. *Historische Semantik. Analyse eines Programms*.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7.
- Busse, Dietrich. “Historische Diskurssemantik. Ein linguistischer Beitrag zur Analyse gesellschaftlichen Wissens,” in Anja Stukenbrock/ Joachim Scharloth (Hrsg.), *Linguistische Diskursgeschichte. Sprache und Literatur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31, Heft 86 (2000), 39-53.
- Busse, Dietrich. “Begriffsgeschichte oder Diskursgeschichte? Zu

- 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und Methodenfragen einer historisch-semantischen Epistemologie,” in *Herausforderungen der Begriffsgeschichte*, hrsg. von Carsten Dutt, Heidelberg: Winter, 2003, 17-38.
- Busse, Dietrich. “Rezension zu Reinhart Kosellecks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in *Zeitschrift für Rezensionen zur germanistischen Sprachwissenschaft (ZRS)*, Band 2, Heft 1 (2010), 79-85.
- Cassirer, Ernst. *Versuch über den Menschen. Einführung in eine Philosophie der Kultur*, aus dem Englisch übers. von Reinhard Kaiser, Hamburg: Meiner, 1996; Original: Ernst Cassirer. *An 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 Danneberg, Lutz. “Sinn und Unsinn einer Metapherngeschichte,” in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hrsg. von Hans Erich Bödeker.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2, 259-421.
- Dutt, Carsten. “Nachwort: Zu Einleitungsfragmenten Reinhart Kosellecks.” in R.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Frankfurt: Suhrkamp, 2006, 529-540.
- Gabriel, Gottfried. “‘Metaphorologie vs. Begriffsgeschichte’? Zu Anselm Haverkamps dekonstruktiver Vereinnahmung Blumenbergs.” in *Zeitschrift für Ideengeschichte* II/2 (2008), 121-124.
- Gabriel, Gottfried. “Kategoriale Unterscheidungen und ‘absolute Metaphern’. Zur systematischen Bedeutung von Begriffsgeschichte und Metaphorologie.” in *Metaphorologie. Zur Praxis von Theorie*, hrsg. von Anselm Haverkamp/Dirk Mende. Frankfurt: Suhrkamp, 2009, 65-84.

- Gabriel, Gottfried. “Begriff – Metapher – Katachrese. Zum Abschluß des *Historischen Wörterbuchs der Philosophie*.” in *Begriffe, Metaphern und Imaginationen in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hrsg. von Lutz Danneberg/Carlos Spoerhase/Dirk Werl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9, 11-22.
- Geulen, Christian. “Plädoyer für eine Geschichte der Grundbegriffe des 20. Jahrhunderts.” in *Zeithistorische Forschungen/Studie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7 (2010), H. 1, 79-97.
- Gründer, Karlfried. “Über das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in: *Jahrbuch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Literatur Mainz*, (1967), 74-79.
- Gumbrecht, Hans-Ulrich. “Pyramiden des Geistes. Über den schnellen Aufstieg, die unsichtbaren Dimensionen und das plötzliche Abebben der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in H.-U. Gumbrecht, *Dimensionen und Grenzen der Begriffsgeschichte*. München: Wilhelm Fink, 2006, 7-36.
- Hampsher-Monk, Iain/Tilmans, Karin/van Vree, Frank (Eds.), *History of Concep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8.
- Hanninen, Sakari / Palonen, Kari. “Introduction: Reading, Politics and Power?.” in *Texts, Contexts, Concepts. Studies on Politics and Power in Language*, ed. by Sakari Hanninen/Kari Palonen, Helsinki: Finnish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0, 7-10.
- Haverkamp, Anselm. “Metaphorologie zweiten Grades: Geld oder Leben - Kurze Einführung in die Verkomplizierung eines Gemeinplatzes” (2005), [http://www.kuwi.europa-uni.de/de/lehrstuhl/lw/westeuropa/Haverkamp/publikationen/Neues/Metaphorologie\\_zweiten\\_Grades\\_2005.pdf](http://www.kuwi.europa-uni.de/de/lehrstuhl/lw/westeuropa/Haverkamp/publikationen/Neues/Metaphorologie_zweiten_Grades_2005.pdf)
- Joas, Hans/ Vogt, Peter. “Einleitung” zu *Begriffene Geschichte. Beiträge*

- zum Werk Reinhart Kosellecks, hrsg. von Hans Joas und Peter Vogt. Berlin: Suhrkamp, 2011, 9-56.
- Knobloch, Clemens. "Überlegungen zur Theorie der Begriffsgeschichte aus sprach- und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licher Sicht." in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35 (1992), 7-24.
- Konersmann, Ralph. "Figuratives Wissen. Zur Konzeption des Wörterbuchs der philosophischen Metaphern." in *Neue Rundschau* 116 (2005), H. 2, S. 19-35.
- Konersmann, Ralf. "Metaphorisches Wissen." in Ralf Konersmann/Peter Noever/Peter Zumthor et al., *Zwischen Bild und Realität*, Zürich: ETH, 2006, 10-36.
- Konersmann, Ralph. "Vorwort: Figuratives Wissen." in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Metaphern*, hrsg. von R. Konersmann,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07, 7-21.
- Koselleck, Reinhart. *Preuße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 Allgemeines Landrecht, Verwaltung und soziale Bewegung von 1791 bis 1848*, Habil-Schrift (1967). München: Klett-Cotta/dtv, 1989.
- Koselleck, Reinhart. "Richtlinien für das Lexikon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der Neuzeit." in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11 (1967), 81-99.
- Koselleck, Reinhart. "Einleitung."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 1, hrsg. vo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2, XIII-XXVII.
- Koselleck, Reinhart. "Geschichte, Historie."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 2, hrsg. vo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Bd. 2, 1975, 593-717.



- Koselleck, Reinhart. “Einleitung” zu *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 hrsg. von R.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9, 9-16.
- Koselleck, Reinhart. “‘Erfahrungsraum’ und ‘Erwartungshorizont’ – zwei historische Kategorien.” in ders.,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349-375.
- Koselleck, Reinhart. “Standortbindung und Zeitlichkeit. Ein Beitrag zur historiographischen Erschließung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rs.,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176-207.
- Koselleck, Reinhart. “Zur historisch-politischen Semantik asymmetrischer Gegenbegriffe.” in ders.,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211-259.
- Koselleck, Reinhart. “Begriffsgeschichte und Sozialgeschichte.” in *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 hrsg. von R.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9, 19-36.
- Koselleck, Reinhart. “Sprachwandel und sozialer Wandel im ausgehenden Ancien régime”. (1980). in ders.,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mit zwei Beiträgen von Ulrike Spee und Willibald Steinmetz sowie einem Nachwort zu Einleitungsfragmenten Reinhart Kosellecks von Carsten Dutt. Frankfurt: Suhrkamp, 2006, 287-308.
- Koselleck, Reinhart. “Begriffsgeschichtliche Probleme der Verfassungsgeschichtsschreibung” (1981). in ders.,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mit zwei Beiträgen von Ulrike Spee und Willibald Steinmetz sowie einem Nachwort zu Einleitungsfragmenten Reinhart Kosellecks von Carsten Dutt. Frankfurt: Suhrkamp, 2006, 365-382.

- Koselleck, Reinhart. “Sozialgeschichte und Begriffsgeschichte” (1986). in ders.,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mit zwei Beiträgen von Ulrike Spee und Willibald Steinmetz sowie einem Nachwort zu Einleitungsfragmenten Reinhart Kosellecks von Carsten Dutt. Frankfurt: Suhrkamp, 2006, 9-31.
- Koselleck, Reinhart. “Sprachwandel und Ereignisgeschichte.” in *Merkur.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europäisches Denken* 8 (1989). Stuttgart: Ernst Klett, 657-673.
- Koselleck, Reinhart. “Drei bürgerliche Welten? Zur vergleichenden Semantik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England und Frankreich.” in Zusammenarbeit mit Ulrike Spee und Willibald Steinmetz, in: *Bürger in der Gesellschaft der Neuzeit. Wirtschaft, Politik, Kultur*, hrsg. von Hans-Jürgen Puhl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1, 14-58.
- Koselleck, Reinhart. “Vorwort.”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 7, hrsg. vo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92, V-VIII.
- Koselleck, Reinhart.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di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Hartmut Lehmann/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nor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Occasional Paper No. 15,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1996, 59-70.
- Koselleck, Reinhart. “Stichwort: Begriffsgeschichte” (2002). in ders.,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mit zwei Beiträgen von Ulrike Spee und Willibald Steinmetz sowie einem Nachwort zu

Einleitungsfragmenten Reinhart Kosellecks von Carsten Dutt.  
Frankfurt: Suhrkamp, 2006, 99-102.

Koselleck, Reinhart. “Hinweise auf die temporalen Strukturen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Wandels.” in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hrsg. von Hans Erich Bödeker.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2, 29-47.

Koselleck, Reinhart. “Die Geschichte der Begriffe und Begriffe der Geschichte” (2003). in ders.,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mit zwei Beiträgen von Ulrike Spee und Willibald Steinmetz sowie einem Nachwort zu Einleitungsfragmenten Reinhart Kosellecks von Carsten Dutt. Frankfurt: Suhrkamp, 2006, 56-76.

Koselleck, Reinhart.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mit zwei Beiträgen von Ulrike Spee und Willibald Steinmetz sowie einem Nachwort zu Einleitungsfragmenten Reinhart Kosellecks von Carsten Dutt. Frankfurt: Suhrkamp, 2006.

Leonhard, Jörn. *Liberalismus – Zur historischen Semantik eines europäischen Deutungsmusters*. München: R. Oldenbourg, 2001.

Leonhard, Jörn. “Semantische Deplazierung und Entwertung – Deutsche Deutungen von ‘liberal’ und ‘Liberalismus’ nach 1850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9 (2003), 5-39.

Leonhard, Jörn. “Grundbegriffe und Sattelzeiten – Languages and Discourses: Europäische und anglo-amerikanische Deutungen des Verhältnisses von Sprache und Geschichte.” in *Interkultureller Transfer und nationaler Eigensinn: Europäische und anglo-amerikanische Positionen der Kulturwissenschaften*, hrsg. von Rebekka Habermas und Rebekka v. Mallinckrodt, Göttingen:

- Wallstein, 2004, 71-86.
- Mende, Dirk. "Vorwort: Begriffsgeschichte, Metaphorologie, Unbegrifflichkeit." in *Metaphorologie. Zur Praxis von Theorie*, hrsg. von Anselm Haverkamp/Dirk Mende. Frankfurt: Suhrkamp, 2009, 7-32.
- Müller, Ernst (Hrsg.). *Begriffsgeschichte im Umbruch?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Sonderheft)*. Hamburg: Meiner, 2005.
- Müller, Ernst. "Einleitung: Bemerkungen zu einer Begriffsgeschichte aus kulturwissenschaftlicher Perspektive." in *Begriffsgeschichte im Umbruch?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Sonderheft)*, hrsg. von E. Müller, Hamburg: Meiner, 2005, 9-20.
- Pocock, John. "Concepts and Discourses: A Difference in Culture? Comment on a Paper by Melvin Richter." in Hartmut Lehmann/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nor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Occasional Paper No. 15,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1996, 47-58.
- Reichardt, Rolf. "*Historische Semantik* zwischen *lexicométrie* und *New Cultural History*. Einführende Bemerkungen zur Standortbestimmung." in *Aufklärung und Historische Semantik. Interdisziplinäre Beiträge zur westeuropäischen Kulturgeschichte*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Beiheft 21), hrsg. von R. Reichardt, Berlin 1998. 7-28.
- Rentsch, Thomas. "Thesen zur philosophischen Metaphorologie." in *Metaphorologie. Zur Praxis von Theorie*, hrsg. von Anselm Haverkamp/Dirk Mende. Frankfurt: Suhrkamp, 2009, 137-152.
- Richter, Melvin. "Conceptual History (Begriffsgeschichte)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Political Theory* 14 (1986), 604-637.
- Richter, Melvin. "Begriffsgeschicht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8 (1987), 247-263.

- Richter, Melvin,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Languages: Pocock, Skinner, and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History and Theory* 19 (1990), 38-70.
- Richter, Melvin. “Zur Rekonstruktion der 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Sprachen: Pocock, Skinner und die *Geschichtlichen Grundbegriffe*.” in *Alteuropa. Ancien Régime–Frühe Neuzeit: Probleme und Methoden der Forschung*, hrsg. von Hans Erich Bödeker und Ernst Hinrichs,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1991, 134-174.
- Richter, Melv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Richter, Melvin. “Appreciating a Contemporary Classic: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and Future Scholarship.” in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ed. by Hartmut Lehmann/Melvin Richter,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Occasional paper 15, 1996, 7-19.
- Richter, Melvin. “Opening a Dialogue and Recognizing an Achievement. A Washington Conference on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39 (1996), 19-26.
- Richter, Melvin. “Conceptualizing the Contestable: ‘Begriffsgeschichte’ and Political Concepts.” in *Die Interdisziplinarität der Begriffsgeschichte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Sonderheft)*, hrsg. von Gunter Scholtz. Hamburg: Meiner, 2000, 135-143.
- Ritter, Joachim. “Vorwort” zu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d. 1, hrsg. von Joachim Ritter/Karlfried Gründer, Basel/Stuttgart: Schwabe, 1971, V-XI.
- Scholtz, Gunter (Hrsg.). *Die Interdisziplinarität der Begriffsgeschichte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Sonderheft)*. Hamburg: Meiner, 2000.
- Schultz, Heiner. “Begriffsgeschichte und Argumentationsgeschichte.”

- in *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 hrsg. von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8, 43-74.
- Skinner, Quentin. "The Idea of a Cultural Lexicon." in *Essays in Criticism* 29 (1980), 205-224.
- Skinner, Quentin. "Reply to my Critics." in James Tully/Quentin Skinner (Eds.),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231-288.
- Steinmetz, Willibald. *Das Sagbare und das Machbare. Zum Wandel politischer Handlungsspielräume: England 1780-1867*. Stuttgart: Klett-Cotta, 1993.
- Steinmetz, Willibald. "Vierzig Jahre Begriffsgeschichte -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Sprache – Kognition - Kultur. Sprache zwischen mentaler Struktur und kultureller Prägung*, hrsg. von Heidrun Kämper und Ludwig M. Eichinger.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8, 174-197.
- Stoellger, Philipp. "Über die Grenzen der Metaphorologie. Zur Kritik der Metaphorologie Hans Blumenbergs und den Perspektiven ihrer Fortschreibung." in *Metaphorologie. Zur Praxis von Theorie*, hrsg. von Anselm Haverkamp/Dirk Mende. Frankfurt: Suhrkamp, 2009, 203-234.
- Wengeler, Martin. "Tiefensemantik – Argumentationsmuster – soziales Wissen: Erweiterung oder Abkehr von begriffsgeschichtlicher Forschung?." in *Begriffsgeschichte im Umbruch?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Sonderheft)*, hrsg. von Ernst Müller, Hamburg: Meiner, 2005, 131-146.